文谷集 四

疏劄

文谷集卷之八目錄

疏箚 二十四首

辭正言疏
辭正言兼陳所懷疏
論事被斥辭職疏
請寢恢拓宮墻修造 殿閣疏
辭吏曹參議疏
諫院應 旨箚
兄弟同館職次難便乞遞副提學疏
辭副提學疏

陳所懷疏
歲首進戒疏
辭寶篆書寫疏
辭加資疏
辭都承旨疏
辭都承旨仍陳所懷疏
受由掃墳辭職三疏
因李之翼避辭陳情辭職疏
辭同知義禁疏
辭大提學再疏

三疏
以徐必遠疏辭陳情辭免疏
三疏
辭禮曹判書疏
再疏
科舉變通劄

文谷集卷之八

疏劄 二十四首

辭正言疏 癸巳

伏以官方之淆亂用舍之顚倒未有甚於今日也不核名實徒取充位至使如臣無狀亦得以濫厠淸班豈不大可寒心哉用人一失其效立見臣於頃日新入臺憲終以不言而見斥則其無可用之實於此已著矣公論所在是非極嚴 天鑑之下瑕累莫遁自分永爲棄物無望復齒邇列而未及浹月承此新命臣誠惶惑莫究厥由試可乃已古有明訓一之已

誤其可再乎況今直氣摧沮軟熟成風薦紳之間讜論不聞臺閣之上私意恣行固宜登進骨鯁之士激勵苟容之徒以重言責以肅頹綱而今乃不然言事被譴之臣竟靳 召還之命已試無用之人反蒙擢拜之恩其何以廓言路而礪廉耻乎臣之一身狼狽有不足恤而 國家勸懲之道豈容如是臣若貪戀榮寵强顔冒出則不但臣之自愧於心中外瞻聆必將疑 殿下之惡戇直而喜循嘿也不亦有累於
聖德乎疎賤之臣誠不敢干瀆 宸嚴而情勢孔迫不得不畢露心曲僭越之罪益所難逃伏乞 天

地父母曲察危懇亟遞新授職名以便公私千萬幸
甚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辭正言兼陳所懷疏

伏以螻蟻微臣過被 洪造半歲之中歷踐華塗涓
埃未效罪戾徒積曾忝憲府自速含默之責逮居諫
職又負妄言之罪雖蒙 聖度如天曲賜寬貸而其
謭陋愚妄之狀已莫逃於 天鑑之下矣不意 誤
恩荐加新命又下臣誠惶惑踧踖罔措所當感激拜
命奔走盡職以報 聖恩之萬一而數日以來身
病適苦稽謝經日坐積逋慢冒呈辭單見却政院臣

之狼狽至此極矣言責重地不可暫曠伏乞 天地
父母曲察危懇亟遞臣職以便公私不勝幸甚且臣
竊念一日在職當盡一日之責臣有區區所懷不得
不一言而退也近以李一相等事 天威震疊譴罰
相望臺閣索然氣象不佳是何因一微細之事而展
轉增激乃至於此也臣不勝慨然之至伏見 備忘
辭旨嚴截寔出於振肅頹綱之至意 聖慮所及孰
不欽仰第念人主用罰之道貴在得中苟不深究事
情而處之或失其宜則終無以服人心而大有累於
君德可不慎哉臣請以此事顚末而言之當初李

一相之欲治禁吏不過痛其受賂之狀以爲杜弊之
地斷無他意而至於犯禁之人厥罪不一而足無論
給賂虛實唯當以犯禁逃匿之罪嚴刑痛懲而乃謂
後弊所關終至放釋法官處置誠極苟且徐元履之
據法爭執實是畫一之論也但初既爭執則所當終
守已見爭之不得則亦當卽爲引避而苟同於兩放
之時追論於經夜之後雖欲從而爲之辭烏得免人
言也李厚源請囑之事則尤有所不然者厚源之一
生剛果不通關節通朝之所共知夫囑臺官而罪禁
吏雖稍知畏法者亦所不敢況厚源以位高重臣不

有 國法乃為一下人報復之計者求之事理寧有
是哉盖禁吏作弊為近日閭巷之通患故厚源適逢
臺官語及所聞而已何可謂其不避下人之嫌而勒
加請囑之罪乎然徐元履未詳曲折之如許徒見犯
禁者之見釋疑其有圖囑則隨事欲論亦非不可而
一番箇通更不商確徑自出避詆斥同僚至以形勢
忌諱等語費辭張皇有若大段機關者然厚源非權
臣推考是薄罰誠使厚源果有可罪之事則臺官雖
極疲軟有何忌諱而逡巡哉元履之為此言臣實未
曉其意也諫院處置出元履而遞多官者自可見立

落之意而情外之 教過中之罰遽出於所未料至於不叅坐之吳翽處置之諫官皆未免見罷 殿下之用罰得無有偏重乎且徐元履所謂李一相何以爲顔等語一相自以爲實無此言當日同叅諸僚亦言曾所未聞云徐元履必不以不根之說仰煩 天聽而李一相雖欲自諱其言同席之上豈無叅聽之人乎臣竊惟之一相果有諱言之罪則削爵之罰固不足惜如其不然亦不可輕施重罰 殿下何不執其兩端明覈以處而只以先入之言遂成罪案使下情有所疑惑乎噫臺閣諸臣一時斥退固非 聖朝

之美事況李厚源李一相平日受　知最深而遽因
一事而致疑斷之以欺　君蔑法之罪不亦有乖於
推誠待下之道乎臣之尤所未安者前後　聖批以
國有常刑試思爵祿等語爲教惜乎　殿下此教
駟馬不及也君臣之間尊卑懸絕分義至嚴雖以誠
信相待亦患情意之未孚況可縻之以爵祿怵之以
刑戮乎臣恐自此以後上下否隔無復見交泰之象
也亢龍有悔羲經所戒加膝墜淵昔賢所歎　殿下
其亦念及于此哉臣職微言輕不足以有補　闕失
而區區憂愛之誠竊不自抑敢冒鈇鉞之誅畢陳狂

瞽之說僭妄之罪益無所逃臣不勝惶蹙屛營之至

論事被斥辭職疏 甲午

伏以臣頃於 榻前妄陳兩西行錢之弊者只出於目見弊端不敢不達夫豈偏聽人言創爲異論者哉今見常平廳啓辭臣之所達未免爲不實之歸竊不勝瞿然之至臣不料聞見之相左乃至於此也臣之往來俱由西路各邑吏民輩無不佩錢臣到處慣見稔聞其弊不獨守令之言爲然也其中尤可寒心者所謂別將橫行村野招聚良人摘發其不佩錢者加以鞭扑勒令徵贖是以良民聞別將之來舉皆四散逃

閭閻巷之間騷然愁苦如是而可謂之行錢乎臣在
京之日嘗聞兩西行錢之說而及到西路只見佩錢
而已未見有流行之實臣之愚意錢貨之行爲便民
也而由其奉行不謹反爲病民之鉅弊廟堂本意必
不如此合有變通之擧故敢陳於登對之日矣觀此
啓辭謂臣信聽守令之言至以異論斥之臣雖無狀
豈敢以不實之言上瀆 天聽又何敢故爲異論以
揣廟堂之意哉臣忝叨 經幄無一言仰裨 聖德
常自愧恧之不暇而偶陳目見之事終負面慢之罪
何可一刻靦冒於論思之地乎伏乞 聖慈曲垂諒

察亟命鐫削臣職以便公私千萬幸甚

請寢恢拓宮墻修造　殿閣疏　乙未

伏以譾劣小臣忝叨　經幄碌碌隨行無補涓埃尸素之罪臣亦自知矣然其憂愛一念不後於人苟有所懷固當罄竭無隱何敢畏疑囁嚅自外於　君父之前乎臣伏見今此修理之擧蓋出於爲　慈殿不得已也夫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則擧一國之力尊奉　東朝宜無所不用其極營一　殿閣以爲臨御之所豈非羣下之所當贊成者乎然當此艱虞板蕩之日異於昇平豐豫之時時屈擧贏之弊不可不念

而伏聞間架定數多至二百餘間又以基址之隘將有退築宮墻之舉臣愚竊以爲未安也日者修理之
命纔下閭巷之間盛傳恢拓宮墻之說臣始聞之亦痛其浮言之無據未幾而退墻之議發於 筵中果與前聞相符臣恐此舉不止則四方之人駭聽竊議非細故也 法宮門墻自有限閾 祖宗定制意非偶然 列聖相承未嘗有踰而到今數百年後遽爲此舉則雖退墻外一步地終爲恢拓之歸也嗚呼民生之彫瘵莫甚於今日外而客使相望內而推刷方殷策應奔走愁聲載路加以飢饉連仍賦役煩重

流離困頓之狀念之矜惻於斯時也又興土木之役遐遠小民必以　朝家爲徒事侵擾而不恤其疾苦也　殿下雖降明旨以役民爲戒而數百間營造其費不貲州縣之官亦難神辦鬼輸不得不責於民驅役督迫勢所必至些少獨役適足爲文具而止耳廟堂三司之臣孰無此憂而皆不敢一言者必以事係
　東朝難於爭執而抑臣愚意有不然者今日之舉雖出於爲　慈殿不得已若至於傷百姓之力來四方之議則非所以上安　慈殿之心而下盡　聖孝也如或務從簡約毋使病民以取苟完而已則其於

長樂之奉孰敢有異議哉且欽敬閣卽　祖宗朝曆象授時之所也其器與法雖已廢墜　先王敬天之道後嗣之所永觀今乃撤舊基而建新　殿亦恐於義未安宜思勿毁明堂之訓以寓存羊之意也竊聞昨日有賓廳會議之擧伏想僉謀畢陳　睿算已定眇末如臣非所容喙而旣有愚見不敢終嘿玆冒鈇鉞之誅妄暴芻蕘之說伏惟　殿下恕其僭而垂察焉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辭吏曹叅議疏 丁酉

伏以藐然小臣愚騃無似過蒙　洪造濫厠淸班報

效蔑如陞擢太驟尋常兢慄不翅淵氷不意玆者新
除　寵命遽及於千萬夢寐之外臣是何人此是何
任得此　誤恩於　聖明之下哉夫　國家官人之
道必量其才能審其望實然後用適其器無廢厥職
矣今臣才駑而學蒙年少而望輕前後歷試一無可
取常調例遷尚懼不堪矧此銓選之地責任莫重雖
在副貳亦所愼簡當今之時老成先進宜衡宜鑑者
不爲不多而乃以眇末如臣備擬其間必使冒據而
竊吹其何以答公議而恢仕路乎不惟臣之一身有
負乘不稱之譏竊恐　聖朝名器之輕政體之損自

臣始也仍念臣任纔七年齒未三十而踐華敭顯月
遷歲超至于今日冥升極矣循涯撫躬寢驚夢惕盈
滿招損古人所戒早發先萎物理之常徵臣過福之
災雖不足恤其在 天地遂物之仁豈不思所以成
就之也且臣頃在 闕下猝中暑毒扶曳歸家昏仆
不省藥餌調治僅得少甦而元氣薾然衆證交攻沈
綿床席頓無供職之望情勢病勢俱極悶迫不得不
號籲至此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曲垂矜察將臣新
授職名亟命遞改公私不勝萬幸臣無任悚慼祈懇
之至

諫院應　旨劄

伏以臣等伏覩本月初二日　備忘之教一札十行丁寧惻怛其遇災警懼責躬求助之意可謂誠且切矣凡在臣庶莫不感激奮勵思有以仰副　聖心之萬一況臣等官以諫名補拾職耳苟有可言固當不
　命其承值此得言之秋何敢噤嘿而已乎嗚呼災異之作何代無之而未有甚於今日今日之災孰非可驚可懼而冬月震雷之慘尤是變之大者宜　殿下之惕然兢畏而欲聞消弭之道也臣等竊聞天之降災示警所以仁愛人君因天警而修厥德至於轉

災爲祥則是災之有益於人君也大矣臣等不暇遠
援前代試以驗於　聖朝者言之　殿下卽阼以來
水旱星虹之變歲見月生當其遇災之時　殿下痛
自刻責必究修省之實一言一事猶恐或拂於天心
聖德之戒謹政令之修飭視諸無災之日自覺其
頓别果能持此靡懈日新又新則治平之期指日可
待安有再見之災乎惟其災過之後此心不繼志慮
漸弛施措多舛故天乃繼出變異以示之使　殿下
警動振作思永厥猷其所以前後戒告之勤不翅若
諄諄而面命臣等竊以爲以今杌隉之　國勢猶得

以持延至今免於顛隮者實有賴於仁天之警告也於此之際　殿下若不劃然改圖以副上帝之眷佑則天將棄　殿下而不復警告之矣　殿下其可忽焉不爲之戒乎夫太白晝見之變近來無日無之此變之慘豈下於冬雷而人情恬於尋常視之不以爲異　殿下對越之誠亦安保其無所間斷乎然則冬雷之發若如太白之常見竊恐　聖心之戒懼不能如今日而終未必不爲之恬然也　殿下每歲遇旱禱輒得雨感應之捷不翅影響誠之難揜有如是矣今　殿下至誠事天亦能如禱雨之日則視聽自我

之天安有格於前而不格於後乎伏願　殿下益懋寅畏之道毋或少懈以爲祈天永命之本焉嗚呼今日艱虞之勢可謂極矣　朝廷之上倚毗無人搢紳之間名節掃地民心日離　國綱日頹環顧內外蕩然無一可恃所仰恃者只在於　殿下之一心　殿下之心一有所怠忽則　國事無復可望矣比者殿下召致儒賢盡其禮敬日御法筵講論心學好賢勤學之誠夐出百王朝野之人孰不拭目增氣然而待賢之道非徒致其禮必須用其言爲學之方不惟講其書必須驗諸身　殿下所以涵養本原致力於

危微精一之間者臣等誠有所不及知者矣 御服
衣袖或異 國朝之常制後庭游藝或犯俊卿之所
戒未知 殿下於此等事果皆克去而永絕銛鋒出
入之憂乎知其不然竊恐講學雖勤而終無躬行之
益也儒臣所陳固多採納轉圜之美良足欽仰然聽
諫之道必先行其所難者今其所言涉於一時所難
行者則不逆於 聖心輒格於廟議皆莫之行焉試
就營將一事言之 國家戎政所不可廢事苟得宜
孰敢沮撓而營將之弊中外皆言 殿下猶以羣下
之言爲未必信特於引對儒臣之日俯詢便否彼儒

臣者來從鄉土目擊心憂咫尺承 問實陳無隱繼
請停罷言甚勤懇 殿下惟當傾聽不疑思所以更
張而乃舉其言質諸他臣猶有所不釋然於 聖心
者待賢聽言之道恐不當若是也以此觀之雖使未
至之賢士畢進於 殿下之廷而所以待之者不過
如斯而已則其可望展抱負而做事功乎臣等竊不
勝慨然焉 殿下因災求言非止一再應 旨之言
雖未必一一中窾豈皆全無可採而盡歸空言了無
聽用之實廟堂覆啓終成一張休紙是以章疏之下
於廟堂者人知其必不見行虛僞日長未食實效者

良以此也臣等誠願自今以後凡有章疏 特命大
臣以下親入 榻前逐條稟議事之可行者行之弊
之可革者革之隨卽採施毋少濡忍則庶有底績之
休而不爲文具之歸矣古人論應天之道必曰以實
不以文人主事天雖一事之微不可不主於誠實也
進宴 慈殿出於 聖上尊養之至孝其在羣下之
情固宜將順之不暇而遽遭變異未免退行若以事
關 東朝非他燕樂之比不必退行則已旣以遇災
設宴爲未安而只退一朔恐非以實之道也且念陰
寒之節本不便於行禮而當初必定於冬月者盖出

於爲　壽節也業已退期何拘早晩開月改卜之日距新歲只隔十餘日子則稍退於改歲發春之後亦不至太遠而其於敬天之實庶幾近之矣人才之眇然莫此時若也必須愛惜收拾然後用人之路廣矣兪穈沈大孚之事前後進言之臣無不備陳而　聖意堅定終始不回臣等竊不能無惑焉　殿下以誹謗　先王爲二臣之罪案夫誹謗　君父乃人臣之極罪伸救者罪與之同使二臣誠有是罪今日廷臣雖極無狀人人豈肯爲二臣地自陷於罔赦之誅乎其言之非出於循私可知也大孚今已死矣　兩朝

侍從之臣十年罪廢未暴其情而死其人雖不足惜豈不有歉於 天地包荒之德乎逝者已矣言之無及於其存者因此而 特示開釋之端滌瑕蕩垢偕之大道赦旣往之愆責自新之效則亦足爲慰悅羣情之一助也嗚呼良情向背係國與喪而今日之良怨讟極矣賦役煩重政令苛急飢荒荐臻殿屎相望睊睊之讒有不堪聞 殿下愛良之念非不至矣恤良之教非不勤矣而愁歎之聲不徹於 黈纊宇惠之實未究於幽蔀無一事可以固結其心者脫有事變竊恐 國家之憂不但在於南北也傳曰爲良父

母又曰如保赤子人君愛民苟能如慈母之保赤子則其欲撫摩而煦哺者不待勉强而自切矣 殿下誠以此道推之念公主之第宅不廣則思小民之轉徙暴露者念公主之財產不豐則思小民之困於徭賦傾財破產者念公主之使令不足則思小民之臧獲被奪於官家而抱寃莫伸者務擴仁愛之心無間彼此則惠澤之及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頃者 殿下軫念民隱特諭諸道方伯廣詢弊瘼條列以聞蓋將有以變通也八路黎庶喁望於此不翅轍鮒之待水事之病於民者毋論大小誠宜急遠蠲除如救焚

溺不然而遲疑等待有所靳惜則民生倒懸之急終無可解之日矣嗚呼今日可言之弊固難毛擧而諸臣疏劄旣已竭論無餘唯在 殿下體念而力行之耳臣等不敢更爲覼縷姑以一二慨然於懷者略擧而陳之臣等非敢謂一言之行天怒可弭一弊之祛民怨可消而今日行一善言明日施一善政勉勉無怠終至於萬善畢擧則政令施措之間自可丕應徯志而天心克享 國勢永固矣臣等職居耳目資乏骨鯁尸素度日有負於言責多矣目覩疾戚之慘不任憂懼之誠思欲一進瞽說以效愚忠而適値鞫獄

纔罷僚席多故芻蕘之獻亦後於人臣等之罪益無所逃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旨哉言乎可謂愛我矣事無顯微而
極言不諱殊涉痛快有足多者苟非至誠何以至此
予用嘉歎再三觀覽矣可不
體念焉劄辭當令廟堂議處

兄弟同館職次難便乞遞副提學疏 戊戌

伏以臣於本職萬萬不似之狀曾已罄竭於辭章伏惟 聖明何所不燭而未蒙 恩遞強顏苟冒蔑效塵露尸素過日臣之不能終始固辭其罪誠無所逃然其慚懼一念何敢頃刻少安也臣兄壽與又拜校理法例雖無相避職次極有難便臣之前忝是職亦

有此嫌而屢疏祈懇未徹　天聽方當　聖候違豫之日未免黽勉在職顧其私情悶蹙有難勝言而觸事妨礙亦非一端竊念臣之兄弟無分寸裨補　國家而接武清班共沐　恩渥履盛之戒相對兢兢不便之勢雖不至此固宜謙抑退避毋犯招損之忌況兄弟之間官序顚倒公私情勢兩無所居何可每每並據視若當然之事哉臣伏聞　中廟朝先正臣金安國正國同爲賓客引嫌控辭　命遞其弟冑筵玉堂之官其無相避則一也因其乞免而準許者豈不以人情之所不安法例亦有時而屈也伏乞　聖明

俯察微懇特循故事亟遞臣職以便公私千萬幸甚

辭副提學䟽

伏以愚騃小臣百無肖似濫蒙　洪造曲被拔擢立
朝歷官無華不踐涯分過溢夙宵懔惕矧玆見授
之職豈臣夢寐所及前此忝叨之初已分不敢承當
而適值　玉候靜攝之日陳章屢阻强聒是懼黽勉
苟冒徒切踧踖觸事昏謬自速譏誚至今追惟愧悔
積中不料玆者　恩命荐降驚惶震駴益復罔措顧
臣去是職甫隔月耳以臣代臣遞授頻復　國家名
器有若偏私在臣身則榮矣其如政體何臣竊惑焉

臣竊惜焉况今 聖明頻御法筵晉接儒賢日致力
於危微精一之學啓沃之責專在經幄而一館之長
其責尤重苟非高才邃學莫宜居之歷觀 朝著之
上先進宿望可合是任者豈無其人而必使年少蒙
學之一微臣濫竽竊吹强其不能不知臣將何學術
將何地望可以上輔 君德而下塞輿論乎臣誠自
顧慚悶之不暇而抑臣深恐論思重地由臣而輕大
有累於 聖朝愼簡之道也且本館將有諸臣易名
之議須待長官議定而玆實 國家彰善之盛典如
臣見識矇闇已試做錯之人何敢復預其間以誤莫

重之事乎此又臣之决難冒進者也伏乞 天地父
母曲察危懇亟遞臣職以安微分千萬幸甚臣無任
悚懼屏營之至

陳所懷疏

伏以臣以無似忝長論思之地濫竊榮寵無計報效
苟有所懷亦不敢泯默不言也臣伏見 殿下慨念
國勢之日艱思得賢才以共理收召儒賢致之同
朝敬禮倚毗之誠靡所不至人皆延頸拭目佇見丕
變之治斯可謂千載之盛際也臣竊念 國家所重
莫如政曹法府而今日救時之要亦莫先於淸仕路

而肅頽綱也　殿下旣以銓衡畀之宋時烈責任方隆彙征之美固已有攷觀者矣至於秉憲振紀之責咸以爲非宋浚吉莫可也始　殿下命浚吉以憲長上自薦紳下至閭巷莫不嚴憚相戒浚吉亦感激知遇思盡其職申明禁條方有施措如使久任責成其效豈淺鮮哉遽爾他遷衆情大沮及有再　命公議始愜朝野之想望有倍於前日而不料　殿下因其一疏控辭便卽許遞其所以禮遇不迫之意可謂至矣顧於爲官任賢之道得失果如何也浚吉以身兼三任爲辭　殿下亦必有慮於精力之勞瘁而抑

臣愚意有不然者春坊國子雖皆重地旣非劇務且有他僚自可兼察有裕而臺憲之官亦無夙夜之勞以浚吉之重望坐鎭首席風采所及自有彈壓矜式之效豈必以筋力奔走爲哉伏覩　聖批以煩卿一治在所不已爲教浚吉之不可不置是職　殿下亦旣知之矣奈何苟循其懇而致令輿望再孤乎臣以爲旋卽　反汗仍申前　命不容但已也且臣伏見　殿下量恢包荒赦過不吝羣下之忤　旨獲罪者事過之後收用無間意甚盛也第臣不能無所疑者沈世鼎之以言官坐罷物情之所歎惜而屢經霈澤

尚靳 恩命設令世昺有難貸之罪經年廢棄汔可
原矣況同時被譴之臣如李行進閔維重輩舉皆收
敘進用則 天心之渙釋已可見矣蕩滌之典宜無
異同又何可分別取舍於其間乎臣之此言非敢一
毫爲世昺地深恐有累於 聖人大公毋偏之道也
伏願 殿下并賜財幸焉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歲首進戒疏 己亥

伏以恭惟 殿下以聰明有臨之資受艱大無疆之
恤踐阼之始銳意圖治 祖宗之付畀於 殿下者
如何臣民之顒望於 殿下者如何 殿下所以自

期於心者亦如何疾怒之天謂可以格之倒懸之民謂可以解之巳頹之　王綱謂可以振之殿憂而啓聖多難而興邦者庶幾不難致矣奈何求治雖切而食效愈邈厲志雖勤而事不後應一年二年因循荏苒轉眄之頃奄踰十載而回顧其間百爲茫然了無一事之就緖上天之譴告猶舊也生民之愁怨猶舊也綱紀之陵夷猶舊也非唯猶舊而已其鯳硊危綴之勢反有甚焉豈世道已降治亂有數難容人力而然耶臣嘗仰觀俯察晝思夜度憯莫知其故也伏想殿下反而思之亦豈不慨然于懷也臣聞先儒謂

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人力可以勝造化由是言之今日之事恐不可專歸之天數也卽今獻歲發春節序大變此正 殿下體天順時舍舊圖新之機也若復遷延玩愒一如前日之爲則良時易失大命靡常後之悔今不但如今之悔昔可不懼哉嗚呼自己丑至今日已逼一紀之期大國五年不翅倍之矣天星將周時運未回玆豈非 殿下之惕然自反處乎況 殿下春秋雖富亦過不惑之年瞻望 天顔漸覺非昔時矣語曰人不再壯歲不我延進德修業必須及時時過之後雖欲勉焉亦何及也昔蘧伯玉五十

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君子稱其善化古之人所以黜檢自治隨時加勉有如此者矧惟人主上代天工躬攬萬機其汲汲孜孜時敏日將之功又豈匹夫之比哉伏願　殿下始自今日劃然改圖毋以年邁而自沮毋以世降而自畫惜大禹之寸陰法成湯之日新立志則如矢必鵠勤學則如渴於飲逸慾之萌必若窒澤忿怒之發必若摧山畏天威則如常對越恤民隱則猶已痌瘝履氷於居位轉圜於從諫常於乙丙燕閒之際反之身心事為之間必思其害治者何事治效之未成者何故凡係一念之差失一事之過誤

務皆猛省而痛革毋或貳過而頻復至於姑息暇逸之念不容一毫留心斷然以堯舜必可法宣光必可追則吾東大業之基其將自此始矣嗚呼寒盡而春生否極而泰來理之常也歲終陰剥而天道必復艱難悔尤而邦運必昌此在人主轉移之如何耳夫元朝者一歲之更始也品彙復萌坼蟄咸振天地生生之理於是而權輿令 殿下新經疾病戒悔之心方切日接儒賢緝熈之功益進此亦 聖朝之一更始也因是而擴善端因是而運治化若和風噓而斗杓斡則裁成位育之妙可以與天地參矣臣於此日爲

殿下眷眷者誠有倍於他時也顧如臣者猥以駑劣偏荷 寵私遂忝邇列已近十年非無願忠之志奈乏識務之才襪線未補素餐貽譏中宵撫躬既悲且慚茲當歲律之新尤不勝感慨之忱敢將芻蕘之說仰陳 宸扆之下其言雖迂其意則切惟 聖明之恕察而財幸焉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答曰省䟽具悉旨哉言乎昔衛武公年至九十而不懈矣予雖不敏可不書紳而體念焉

辭寶篆書寫疏

伏以臣伏見 國葬都監啓下單子以臣塡差寶篆書寫官者臣不勝驚惑惶悶之至臣以萬萬不肖偏

荷 大行大王生成翦拂之恩首尾出入不離法從
銘感 洪造隕結是期絲毫莫報 弓劍遽捐攀號
慟裂昊天罔極凡係職分當爲才分所逮苟可以自
效其微誠則雖至末藝薄技豈不欲殫竭心力以爲
圖報萬一之地哉竊念臣於篆書全昧其方未嘗致
意用功於斯此實儕流間所通知而到今猝膺是選
不惟臣之自恠同朝之人亦莫不大駭而笑之矣
謚寶書寫何等重任而不問才具之能否強爲苟充
朝家事體豈容如是臣雖欲竭力自效亦何能强
其平生所不能者乎臣於啓下之初以此實狀屢陳

於大臣而終無變通之舉或謂頉差有人可以臨時推移而在臣之道亦有所不敢者臣之姓名既入抄啓之中未及鐫改之前何敢推讓於他人臣若終始泯嘿不自陳暴若將承當者然則其罪尤萬萬矣玆敢不避僭猥畢露情實於 天聽之下伏乞 聖明察臣言非文飾亟命改臣寫篆之任毋誤重事不勝幸甚

辭加資疏

伏以臣伏見昨日 備忘記以臣寫篆 諡寶之勞特命加資者臣聞 命驚惶罔知所措今此三都

監諸臣各有監董奔走之勞懋賞之典式循故常而
至於臣之混被實是僭猥之甚者臣以素昧篆法之
人猝當莫重之役陳情蘄免反歸例讓不敢更辭只
得依樣寫進而已其爲玷辱　儀章固已多矣有何
一分可酬之勞而敢與諸臣均蒙　恩數也况二品
之秩　國體所重而古所謂命德之器豈可徒拘於
常典不問其才具輕施濫授致令名器日紊乎抑臣
又有區區悶迫之懇　君父之前安敢不盡其衷曲
也臣本百無肖似早年倖竊科第藉席世廕遍歷華
貫古人所謂三不幸臣蹈其二尋常兢畏若臨淵谷

今乃猝然致身於亞卿之列此豈臣夢寐之所嘗及哉臣年纔踰三十仕未滿十年歷數近世超陞之驟未有如臣者夫害盈忌滿天道之常雖使才德地望萬倍於臣者當之亦宜有招損之戒況臣菲才眇福頓躋冥升其能免災害之至乎天地生物之仁必期於成遂父母愛子之心唯在於全安使臣履盛不止終底于顚覆則亦豈仁天慈母之心哉臣自承 恩命寢食不寧危迫之極直欲循墻而不可得也適値僚席不齊遽有牌招之 命分義所在不得不趨詣闕下而反覆思惟決難承當伏乞 聖慈俯諒臣

之至懇匪出於文飾亟收新授加資以安微分以重名器公私萬幸

辭都承旨疏 庚子

伏以臣待罪諫席已涉三月而悠悠尸素無一裨補愧懼悶蹙方擬陳情斷免不意 誤恩荐被移授喉舌之長臣惶感罙增踧踖罔措臣自在 先朝猥蒙翦拂忝叨近密非止一再而才疎識懵觸事顚錯曾未能少副惟允之責追思至今罪悔交積伏想 聖明亦必洞燭其實狀也况此知申之任長於一院其責最重竊聞 祖宗朝遴揀之精視他加慎間或不

拘資格惟務得人以授之是以一時居是職者曾不累人其意豈偶然哉近緣 聖候違豫特命承宣親入奏稟此實 國朝故事也初雖不幸而有此事若因以爲例遂復舊典則出納無滯情志畢達甚盛舉也此時此任尤不可不擇而如臣年少望輕者遽爾冒據則其何望釐逆 命令振肅聽風乎如使臣夙夜奔走奉行文書而已則猶可以殫力自勉而 國家之設此職 聖明之責愚臣豈亶使然哉臣雖至愚自知則明言出肝膈一毫非飾伏乞 聖慈察臣量巳之情亟遞臣職俾臣得免瘝官之罪公私不勝

幸甚臣無任戰灼祈懇之至

辭都承旨仍陳所懷疏

伏以臣昨在祈雨祭所伏聞同副承旨朴世城以右尹權諰處不卽傳 諭之事至下拿鞫之 命雷威震薄辭旨極嚴有非臣子所敢聞者臣戰悸失圖心骨俱寒不料 聖明在上有此無前之過擧也抑臣有不敢自安於心者昨朝本院啓知權諰出去之事卽臣在院之時也啓達之際臣意初甚趑趄蓋權諰方被公議之峻斥則其所去留不必 上聞而或言啓知之意非爲欲留其行只達其出去之由似無所

妨臣亦以爲然遂至啓達啓達之際旣有持難之意則傳 諭命下之後雖使臣在院必不敢趦卽奉行與朴世城意見何異初因一院相議啓達終致同僚獨被 嚴譴此實臣料事錯謬不能善處之致何敢自幸其倖免而强顔苟冒乎今日罷祭之後亦不敢晏然仕進悶蹙屛伏方擬自列卽聞本院以僚位不齊請招在外諸僚雖以臣忝在首席不爲並請牌招而其在臣心益切惶悚伏乞 聖明察臣情勢亟罷臣職不勝幸甚仍竊伏念臣有區區所懷不容自外而泯嘿也伏見 殿下自臨御以來接待羣下誠意

無間一未嘗以情外之教過中之罰加諸臣隣使人人皆得自盡無有疑阻之歎凡在下情孰不感激欽仰今此朴世城之不卽稟啓若謂之未免稽緩之失則世城亦當自服其罪而直以侮 君逆 命爲其罪案則不惟世城之心事莫暴其何以服羣情乎喉舌之臣職在出納隨事覆逆自是當然之道一有差失輒加重典則 君上之過雖有大於此者誰敢觸犯而救正哉 殿下以啓稟而後不爲奉行則予豈有言爲教是誠然矣世城之不卽奉行由於欲稟而未及實非無端廢閣之比則是豈逆 命而然哉在

院同僚力陳實狀屢請還收而 天怒不霽反下營
護之教無 君逆 命人臣莫大之罪名凡有營護
者厥罪惟均使世城果有是罪則今日諸臣雖極無
狀何敢循私營護甘自陷於同赦之誅哉人君一喜
怒關係甚重誠恐今日此舉播諸四方必將大駭瞻
聆其爲 聖德之累何可勝言倘 殿下平心忘怒
舒究深思則不待臣等之言而必有釋然者矣臣之
此言非敢一毫爲世城地也 殿下若又以營護疑
之而不賜財幸則是臣之罪殆與世城無別矣如臣
輕疎謬妄者濫據一院之長固無望於匡救 闕失

而適足以自取顛頓以益 聖明之過舉而已伏望
殿下試加澄省如以臣言爲非則亟治臣營護無
君者之罪以爲人臣之戒千萬幸甚

受由掃墳辭職三疏 辛丑

伏以臣病未還 朝奄踰半月虛帶官銜罪戾日積
連章號籲雖出於萬分悶迫僭越之誅自知難逭伏
蒙 聖慈曲垂恕察不加譴罰疏下該曹俾有處分
臣感戴 殊眷自幸其庶遂微懇而不料該曹覆啓
之辭太不相諒以臣盛年之病而疑其必非大段知
臣情願之切而反謂不可輕遞使臣苦口瀝血之請

終爲游辭飾讓之歸無非臣平日誠信未孚於同朝有以致此自反悉縮尚誰咎哉顧臣賤疾彌苦旣無自力之望控辭徒切又無蒙　幸之路徊徨跼蹐靡所因極而第臣職任俱非閑司漫局一日瘝曠猶有其責臣之在外虛帶今幾日矣揆之分義律以法科雖使臣自恕安所逃其罪哉今臣情勢只有坐竢嚴誅而已不敢更列病狀以恩　宸聽也仍竊伏念臣之待罪本職已經年矣一味尸素未效絲毫尋常愧懼曷嘗少安于心久任雖曰爲國之先務然而自昔銓衡之地進退用捨專在長官久於其職乃所以

責成而至於佐貳之官遞代淹速固無關於輕重臣
在 先朝忝佐銓席亦嘗至再而一經大政旋卽遞
免臣於伊時得免久妨賢路者莫非 先朝曲成之
恩也今臣久冒匪據醜拙畢露雖使在 朝奔走其
不足爲有無殆無異於江湖之鳧鴈九牛之一毛况
今病伏郊坰屢違 恩命引日曠職徒事瀆擾其於
國事有何一分利益哉臣竊惑焉臣竊悶焉臣情
隘勢窮語無倫次萬死萬死伏乞 天地父母憐臣
危迫之懇亟先遞臣職名仍治臣逋慢瀆擾之罪以
肅 朝綱以安愚分千萬幸甚臣無任戰灼隕越席

藁竢罪之至

因李之翼避辭陳情辭職疏

伏以臣伏見持平李之翼引避之辭提起上年李東顯米船之說張皇眩亂靡所不至至謂入侍諸臣汲汲救解天可欺乎云臣不覺錯愕而心寒也臣嘗以此事備陳於 榻前則欺天之罪臣實有之決不可晏然在職茲敢冒死自列以竢鈇鉞之誅焉臣於上年待罪政院適當藥房入診之日領府事臣李景奭以史局堂上李一相李應蓍俱以各登臺啓不敢行公其事之無據衆所共知若待李東顯就拿辨決則

史事漸進請詢諸大臣而處之臣亦入侍末席歷舉其事顚末有所陳達矣 聖教有曰李一相若實有是事唯當隱諱之不暇必不轉送其簡於他人僞書若在不難辨矣厥後該曹承 命擲奸究問米船形止而春夏以來未見水營之船云大臣諸臣皆言米船既歸孟浪則東顯無可問之端遂寢拿問之 命其時曲折不過如斯而已蓋僞書之事久播於搢紳間而至於米船之說初未之聞忽有一段無根之言出自中間增衍喧傳李之翼既有所聞則論啓請覈猶或可也及至朝論辨釋 聖明洞燭事竟無實則

爲之翼之道歸之風聞差誤有何所損而必欲指無爲有搆虛成實以快其心而後已憲府之斥以文過遂非不爲過矣今此引避之辭一節深於一節至以朋比周遮壅蔽聰明等語攻斥諸臣不遺餘力有若權姦當 國舉朝風靡而已獨直截慷慨敢言人所難言者然自以爲如是則 聖明可以熒惑朝廷可以箝制欲逞其探試傾軋之術而殊不知人見其肺肝吉人正士之用心斷不如是也苟以無形之事勒成罪名文致弄幻必擠於不測之地則一世之人鮮能免於此矣其爲計不亦慘乎此誠 聖朝所宜深

惡而痛絕之也若使李一相輩受賂貪汚果有彰著之跡則今日大臣以下豈皆無狀而敢爲掩匿遮護之計自陷於附下罔上之誅哉　天鑑在上臣不欲呶呶爭辨而第念朋比欺蔽人臣之極罪臣旣遭此醜詆何敢一刻抗顔於　朝端乎且頃日之翼之擬於持平也臣以之翼外補纔還直擬淸選政體無漸云爾則郎官不以爲然終必注擬臣誠疲劣不能堅執顯斥使如彼傾危之輩揚揚復入臺閣臣之尸職之罪於是益大矣以此以彼俱不可仍冒伏乞　聖明先削臣之職名仍論臣朋比欺蔽之罪以正　邦

憲以謝人言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悚戰灼之至

辭同知義禁疏 壬寅

伏以臣之兼帶金吾之任有夬難苟冒之勢頃將乞遞之懇仰瀆 宸嚴而未蒙 恩許反下從速察職之 教惶悶窘蹙同知所出臣欲連章申籲則僭猥是懼冒耻就職則人言可畏徊徨跼蹐進退維谷顧臣見識褊滯終不能抑而行之前後本府之坐皆不得進叅虛帶官銜一向瘝曠以臣之故 王府重地鈌一堂上不遞不仕兩無所據以公以私俱所不安論以法科臣安所逃其誅哉況今人心不淑浮議朋

與無形之事勒成證左不測之謗起於臾忽當此獄事嚴覈之日臣以纔被醜辱之人不恤廉隅復厠按獄之列則日後斥臣以冒嫌擔當者必不止於李之翼一人而不知更做何樣說話爲臣罪案也到此地頭臣身固不足惜其如辱　朝廷而虧事體何哉伏乞　聖明曲察臣情勢之危迫將臣兼帶同知義禁亟賜鐫改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戰灼祈懇之至

辭大提學再疏

伏以臣以非才末學猝膺文衡之重惶駭悶蹙無所

容措瀝血陳懇冀回 成命而昨奉 聖批不賜允許反降獎諭此豈臣之微分所敢承當者哉俯仰跼蹐慚惕罙切古語曰知臣莫如君臣之出入邇列亦有年矣其陋拙譾薄之狀畢露難掩以 殿下之聖明何所不燭而乃有此過情之教也夫士生於世讀書稽古將以致用也登延閣掌文柄儒臣之至榮當世之所豔使臣才具可以稱塞萬一臣之榮願亦與人同耳何故苦辭光寵苟飾虛讓自干僭越之誅哉誠以素短之才不可强之使長 公朝名器不可假以爲有臣雖欲竊據匪據以爲修身之資其如僨

國事而累　聖鑑何哉抑臣又有區區危迫之懇不得不罄竭於　君父之前也臣之釋褐立　朝今纔十年餘矣以其齒則未及彊仕以其學則猶夫童習旣無尺寸之長有踰於人又蔑絲縷之細有補於國而徒憑祖先之遺廕過蒙　兩朝之殊渥歷踐華劇若固有之遷資躐級輒居人先致身貳卿之列豈臣夢寐之所嘗及哉每承　恩命若添罪戾臨深履薄夙宵兢兢及至今日又叨萬不近似之任是猶增重負於幾踣之身注洪流於已盈之器摧壓傾溢可立而待也設令臣有高才能文章其爲不幸正犯古

人之深忌況此無一分可堪者乎臣之一巳災害雖不足恤其在 天地之大豈不有歉於終始生成之德也伏乞 聖慈曲憐一物之微更察由中之懇回臣新授文衡之任改畀可堪之人以幸公私臣無任戰灼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巳諭予意於前疏之批何用多誥但國家用人貴乎稱才豈可拘於年齒乎卿其安心勿辭從速察職

三疏

伏以臣聞古之人君量才授官不強其不能爲臣者量巳受任不冒其匪據故上無虛授之譏下免僨事

之患苟或不然終必瘝厥官而害于國可不戒哉伏
惟　聖明御極器使羣材大小臣庶長短得所莫不
優游於　造化之中而獨於微臣不量其才強委重
任屢控血懇未蒙　財幸豈臣淺薄之誠不足以感
回　天聽耶抑　日月之明猶有所未燭實狀耶臣
竊悶焉臣於新授之任百無一堪而最其不敢冒據
者有三何者文教之廢弛莫甚於此時　國無培養
之方士蔑勉勵之功應舉則唯務剽竊决科則便抛
鉛槧文士之不讀書爲一弊習若臣者亦其類也今
乃置臣於主文之地適足爲不學者之勸也顧何以

振作成就乎此臣之不敢冒據者一也文衡之職兼長國子實畀教冑之責而目今士風日偷浮議多歧雖使老成重望處之猶患其難於導迪如臣眇末能不爲笑侮者幾希況望其矜式之效哉此臣之不敢冒據者二也臣之少也悠泛嬉荒旣不力學古文又不專意舉業場屋之文自有章程而臣實昧昧眩於辨别掌試之任决知其不能安有不能掌試而可秉文衡者乎此臣之不敢冒據者三也昔宋臣司馬光以不能四六力辭館職夫以古之博學大儒於其不能尚且遜避況臣不敢冒據之狀非止一二者乎臣

反覆自度斷無承當之望今若貪榮戀寵冒昧以進則不量之罪臣固難免而抑臣之所大懼 聖朝器使之道由臣而乖舛以貽虛授之譏也臣之區區惶悶不但爲私玆敢觸冒鈇鉞畢露肝膈危衷所迫語無倫次僭猥至此臣罪萬死伏乞 天地父母深加睿察曲諒卑悃將臣新授文衡之任亟行鐫改公私幸甚臣無任徊徨跼蹐懇迫祈祝之至

以徐必遠疏辭陳情辭免疏

伏以臣伏見大司成徐必遠上疏極言都堂弘文録之不公有曰崔攸之宋奎濂俱以不合之人賴有姻

婭之力冒濫叅録何以嘿衆口而厭人心云臣不勝瞿然慚悚之至宋奎濂即臣妹夫也其人之合與不合人心之厭與不厭自有公議臣不敢容喙而當初本館之選奎濂得叅準點此則玉堂諸臣豈以臣姻婭而曲循其私哉第於都堂抄録之日臣忝在館閣之列亦叅末席圈點既出他手則非臣所可勸止而人言之至此者必疑其藉臣之力得以冒占也凡本館新録必待多官會議完定然後始爲圈點至於都堂則初無議定之規各隨意見以次圈點終計其點數多少而爲之取舍叅坐之人雖有相避不圈者而

黜數若在應選則亦未嘗廢焉奎濂黜數之中選臣固不能預料而臣雖萬萬無狀亦何敢爲一家之私有所費力於其間哉然而臣之平日行已苟能一出公正使人不敢疑其有私則人之爲言胡得焉無非臣之陋賤不見信於同朝有以致此反躬思縮尚何言哉且其疏中峻斥尹趾美元萬里之被錄以伊日黜數之多爲參圈諸臣之失臣亦參圈之人也隨衆取舍豈有他心而不能審愼致咈物情則譏斥之來誠無所辭臣不欲呶呶自明以重其罪戾也仍念臣不量才分徒貪榮寵竊據匪據自速嗤黜雖無此事

曷嘗少安於心今若含羞耐耻苟冒不退則竊恐瑕
累百出謗議四集終至於遭無限之狼狽而後已也
伏乞 天地父母曲垂諒察將臣本職及兼帶文衡
之任亟先鐫免仍治臣循私蔑公之罪以謝人言以
爲後戒不勝幸甚

三疏

伏以臣情勢病勢俱難供職三告再疏實出血懇而
誠未上格尚 靳許遞臣之進退可謂窮矣跼蹐徊
徨誰因誰極使臣無如許之情勢而有如是之疾病
則尚無以自力使臣無如是之疾病而有如許之情

勢則亦不敢冒出今臣一身兼有其二雖欲仰承
恩旨黽勉就列顧其義有所不敢而勢有所難强也
仍竊伏念 朝廷之上公議至嚴士夫之間廉隅最
重今日 聖明之處臣莫如亟賜斥免以謝公議在
臣自處之道亦宜屛伏循省以全廉隅如或束縛拘
持任其冒沒奔走則設令臣之頑鈍不知其爲羞耻
近密淸切之地將焉用如此之臣哉臣非不知累章
瀆擾罪合萬死而無寧畢暴危悃甘受鈇鉞之誅誠
不忍忘廉喪耻重得罪於公議也伏乞 天地父母
更加諒察亟命遞臣職名仍治臣僭越之罪不勝萬

幸臣無任惶懼崩迫席藁竢譴之至

辭禮曹判書疏

伏以本月初四日伏承 恩旨以臣特授禮曹判書者臣始焉駭惑中焉震悸終焉悶迫撫躬顧分怵惕懍悦不知所以自處也竊念六官之長 國之重臣秩高而望隆任大而責專苟非全才宿德表著一世者無以厭服人心如臣庸孱陋劣百不及人從前忝竊已多負乘之誚然而猶有自諉於心者以佐貳之官事無自專叨叅末議可幸無罪今乃陞之上卿之班責以秩宗之任玆豈萬分有一近似之理乎夫

國家用人自有階級遷擢之際一循常格則輿情咸
服謗議不興若乃不次之除非常之　恩事旣稀覯
人多竊議施之於可堪之人尚恐非宜況以臣之眇
末後進猝然當此異數人謂斯何人謂斯何昔在
中廟朝先正臣金淨特拜秋部之長年纔三十四淨
之辭疏有曰使乳臭稚童當六卿之任豈不羞辱
朝廷云夫以儒林師表之賢猶且歉然於年紀之少
不敢進當重任矧臣空空蔑蔑只是蒙騃一豎子耳
一朝而遽軼先進老成之人冒據其右列不唯臣心
之不自安其爲輕侮嗤點在所必至竊恐羞　朝廷

而辱名器莫此若也抑臣又有區區私悃　君父之
前何所不盡臣聞天道忌滿鬼神害盈此必然之理
也臣本菲才眇福過蒙　兩朝洪造十年之間躐躋
宰列歷數近世朝臣超陞之驟未有如臣比者居常
懍懍不寒自栗今又加之以曠世之　恩處之以匪
分之位力綿而負重器小而受大隕踣傾溢必無幸
矣如是則　殿下之寵臣身適所以速其災也一物
失闕足傷乾坤之大化則以　聖明之至仁亦何忍
不爲之愍念耶臣自承新　命五情爽失終宵不寐
當食忘餐慼慼遑遑如陷重戾危迫之情殆甚於疾

痛不呼我 天地父母之聽而誰因誰極也伏乞
聖慈察臣才分之不堪諒臣血誠之匪飾收回新授
成命以重名器以安微分千萬幸甚臣無任跼蹐徊
徨戰灼祈懇之至

再疏

伏以臣猥蒙 寵擢危悸靡定封章懇辭實出衷赤
天鑑不諒反降獎諭至令從速察職臣誠惶悶煎
迫罔知所出方將瀝血申籲冀蒙 矜許而適於此
際臺啓峻發陳疏辭職之人一例論勘臣雖無狀亦
有秉彝之天當此 東朝侍藥上下憂遑之日豈不

知臣子分義不敢寧居而顧臣情勢萬分危迫斷無冒出之路只俟逋慢之誅泯嘿縮伏殆若冥頑無識者然臣之狼狽可謂極矣第臣伏見臺啓有曰其中有情勢之不得已者云若論其不得已之情勢則豈有過於臣者哉今臣不有臺啓强聒　宸聽固罪也不量涯分冒據匪據亦罪也然而煩聒之罪止於一身冒據之譏上累　聖明臣何敢畏一身之罪而終貽　聖明之累乎竊念八座之位至隆也宗伯之任至重也上不可以輕授下不可以虛受雖使臣才學俱優地望相稱而超陞若是太驟隆顯若是太早則

無以鎮服衆心雖使臣循序而致之高年而處之既無才學又無地望則亦無以稱塞重任有一於此尚難僥冒況其兼之者乎銓注之地一循公議當初擬望皆是耆宿重望之人不知 聖明何取於眇然一無似之臣而乃有此 誤恩也夫捨老成而取後進違銓望而用 中旨事理乖常政體失宜其何能無咈於輿情乎公議至嚴廉隅亦重臣雖欲貪榮戀寵强顔承 命顧何可得也到此地頭盛滿招損之災臣亦有不暇恤區區所大懼只在於辱 睿簡而汚名器危衷所迫不避僭越臣罪萬死臣罪萬死伏乞

聖慈哀憐垂察亟收成命仍治臣犯分瀆擾之罪以謝物議以安微分千萬幸甚臣無任悚懼祈懇之至

科舉變通劄

伏以 慈候平復慶莫大焉設科取士所以與八方同慶大臣之議以附合庭試爲未安請行別試者蓋欲遵 兩朝之成憲也第念庭試與別試其同慶則一也別試則有初試焉有講經焉有 殿試焉數月之間鱗次設場不但勢有窘迫外方文武擧子來聚京師動經累朔則今年雖云稍稔其齎糧往來之費

主客俱困之弊必不貲矣且守令之赴擧上京者亦必不少政當冬月官務孔殷累年停廢之役並擧於一時雖使在官程督尚患其日不暇給若至久曠官守其害當復如何庭試則外方擧子雖或來赴不過一番出入旋卽罷歸其視别試之久留煩費不可同日而論矣臣又聞之春塘臺庭試旣有 成命而武科初試與觀武才初試不無相碍難便之勢云臣之愚意春塘臺庭試不必設行只行觀武才而别設庭試寬其日期使外方士子得以咸赴試取之數稍加於常時以示同慶之意則無附合他科之嫌而亦可

以省其弊端矣大臣之意以爲大慶不可顧小弊而慶科之設庭試曾有辛卯已行之例則亦是　先朝成憲况科擧之頻數實非美事今春纔取增廣四十人又設庭試與別試則一年之內設科稠疊竊恐其未妥臣之此言不但爲省弊而已也伏願　聖明更詢廟堂從長議處不勝幸甚臣有此淺見擬待登對禀達而別試定日既已啓下卽將宣布中外如有變通之擧則必須急速定奪可無後時之患敢此率爾仰陳臣無任惶悚之至

文谷集卷之八

文谷集卷之九目録

疏劄二十三首

辭禮曹判書疏
辭大司憲及兼帶大提學疏
再疏
辭大提學再疏
三疏
吏曹判書三告加由後辭免疏
四疏
承嚴旨出郊外辭免兼帶疏

再疏
辭禮曹判書疏
辭兼帶疏
辭北道試官疏
在北路辭吏曹判書疏
辭吏曹判書兼陳北路弊瘼疏
吏曹判書三告加由後辭免疏
元朝劄
辭吏曹判書兼陳所懷疏
辭職兼陳洪萬容拿問事疏

再疏

吏曹判書三告加由後乞遞劄

辭輔養官疏

再疏

辭職疏

文谷集卷之九

疏箚 二十三首

辭禮曹判書疏 癸卯

伏以臣於上年謬蒙 異恩超授宗伯之任此實臣夢寐之所不到不惟自量才分萬無一堪公議至嚴决難僥冒而瀝血屢辭未回 天聽抗顔一出都褎名義黽勉隨行荏苒經歲絲毫蔑效愧懼徒積上累聖鑑之明自速瘝曠之罪雖緣 朝家多事不敢輒申私懇然其區區斬免之心如縛求解何嘗頃刻暫忘也不料今者纔遞旋授有若以此任非臣莫可

者然臣心惶悶固不足言　聖朝政體豈容如是當
初陞擢或出於試可之意而及其忝叨旣久短拙畢
露則斯可已矣不知　聖明何取於一愚臣而有此
再誤之　命乎臣竊惑焉夫綜覈名實爲治之要近
來政尚文具黜陟不舉雖如臣已試無用者任其尸
素曾不斥退不究其實徒取充位上卿之重豈亶使
然哉今之虛僞日滋庶事日墮者職由於此如欲正
官方而革弊習顧自愚臣始也臣之此言實出肝膈
不敢文飾以重其罪伏乞　天地父母曲察危衷遞
臣新授職名以安微分不勝幸甚臣無任戰灼祈懇

之至

辭大司憲及兼帶大提學疏

伏以臣於日者忝拜銓衡之長此實臣之千萬所不似亦臣之千萬所不料驚惑憂惶之極直欲循墻而不可得何幸公議所在卽行駁正　睿鑑孔昭旋許鐫免伏惟　天地曲全之德不可勝量頌祝欣感圖報無路第臣兼帶諸銜亦有不敢仍冒者露章祈免實出衷赤而見阻政院方切悶蹙不意　誤恩荐加除命又下臣於此一倍悚惕不知所以措躬也臣之承乏憲長曾己至再而寂無裨補徒積罪戾其已試

不稱之狀 聖明亦何所不燭也且臣推勘未畢於例不當擬望而大臣之啓請 聖明之下黜俱出常格之外夫格外非常之擧雖施於相稱之人尚駭物情亦關後弊況於如臣者乎堂堂 聖朝借曰乏人求其勝於愚臣者何可一二數而乃至越格而授之不恤 國體之有損臣之私情惶悶固不暇言竊爲 聖朝惜此擧也仍竊伏念臣以藐然一後進猥蒙 兩朝翦拂之恩前後歷敭輒居人先未及彊仕之年奄躋六卿之列名位太早涯分已溢夙宵惴慄如負重辜非不欲力辭匪據以全微尚而由中之懇未

格　蓋高之聽瀝血之辭終爲飾讓之歸黽勉一出
冒沒至今內省自愧何待人言諫臣所引先正臣金
淨事卽臣上年辭疏中所陳也以淨之德望道學當
時所處只是刑官之長而猶有用人太早之憂則矧
以臣之顓蒙末學其所忝叨反有重焉此豈臣之所
敢自安諫臣之言實獲臣心益覺臣之從前僥冒不
能力辭者其罪無所逃也顧臣兼帶文衡爲任最重
人才之作成士習之導迪俱係於此必待老成宿望
方可厭服一世決非如臣稚昧所敢一日冒據而臣
之竊吹代斲已踰朞矣虛帶華銜若固有之旣未有

一分稱塞又不能早自辭退血指汗顏之譏誠無以自解今若一向貪戀冥行不止則不惟臣之一身必有顚覆之災抑恐 淸朝用人之道由臣而玷累重貽物議之嗤點也豈不大可懼哉伏乞 聖慈察臣危迫情勢將臣新授本職及兼帶文衡等任倂賜遞免以安愚分千萬幸甚臣無任隕越祈懇之至

再疏

伏以臣之忝叨憲長旣出常格之外兼帶文衡亦有難冒之勢瀝血祈免匪循例讓而未蒙 恩俞反承溫批至以從速察職爲教 眷渥逾隆狼狽轉甚

無非臣誠意淺薄辭語短拙不足以感回 天聽之
致惶愧怵惕無地自容不得不畢露肝膈以冀 聖
明之矜許也臣於風憲之長自知萬萬不稱循常差
除尚不堪承當況 宥罪特擬事異常規有若以此
任非臣莫可者然臣又抗顏冒進有若眞可以當此
任者則豈非輕 朝廷而辱名器耶此臣之抵死不
敢當者也抑臣本職之外尤有所萬分悶迫者文衡
之重擔在肩上夙夜危懼如蚊負山區區圖免之願
不翅如束縛者之求解臣之此心神鬼可質而以
天地父母之仁獨不垂憐於疾痛之呼臣不勝其自

悼也我 國清高之職以文衡爲最自昔處此任者
率多鴻儒哲匠而皆以久據爲嫌亦有遜避而不居
者臣是何人乃敢久冒匪據以妨賢路乎況臣待罪
閱歲蔑有絲毫之效則假令臣積年在職不過如此
而止耳其亦何利於 國哉在 聖朝官人責成之
道恐不當如是也臣受 恩深重無階仰報隕結糜
粉是所自期如蒙 體下之恩俾釋重負少安私分
則以臣彊壯之年唯其筋力所及服勤奔走固無所
辭幸而賴天之靈知識稍長見聞稍廣則日後更備
薰沐之列亦何敢辭也臣情迫勢蹙言不知裁屢瀆

宸嚴罪合萬死伏乞 聖慈曲垂愍察將臣本職及兼帶文衡之任一併鐫免以幸公私臣無任兢惶祈懇之至

辭大提學再疏

伏以臣之瀝血哀籲乞免文衡之任前後非一而
聖明視以例讓尚不準許臣誠惶惑莫知 聖意之所在也竊念人臣辭職之道有三焉有自量才分不敢冒據者有素性恬退不樂榮宦者有筋力不逮私便身圖者今臣生於世祿之家進由科舉之塗區區始望不出於立身揚名非有遠引高舉之志則必欲

固避華要非臣之本情也臣年齡尚少筋力方彊圖
報　國恩只在奔走之末則夷險燥濕宜無所擇況
文衡爲任本非鞅掌無所事乎筋力則臣之力辭至
此者亦豈爲自便之計哉特以非才蒙學處非其任
在公有僨事之憂於身有招損之懼此所以不揆僭
猥不避煩瀆屢懇而不知止者也臣自忝此職以來
夙宵危悸如坐鍼氊顧官銜則愧汗如瀉對僚友則
面頸發赤平居忽忽輒忘寢食臣之憂惶切悶之情
由乎中而發於外者實神祇之所監臨也使臣之才
有可以當此任則際休明之世效一字之補固臣至

願何苦而強爲遜辭自貽伊戚有同向隅之人哉
聖明於此可以俯察臣心之所存臣言之非誣矣顧
何忍終始留難不爲之矜許乎危衷所迫言不知裁
伏乞 天地父母曲垂體下之仁遞臣兼帶文衡之
任以便公私不勝萬幸臣無任隕越祈懇之至

三疏

伏以蒙陋小臣濫被 恩私前後忝竊罔非踰分而
最是文衡重任尤非一分可堪至今冒據非所自期
累牘連章悉出衷赤辭殫意竭無復餘蘊而 天聽
愈邈每以勿辭爲教臣誠崩迫窮蹙直欲求死而不

得也文衡之職振一時之文風爲多士之師表其責
可謂重矣臣於此一有庶幾焉則　聖明之不欲輕
遞固其宜也臣之待罪此職已二年矣文風之頹廢
猶舊士習之澆薄日甚　聖明之置臣於此非爲榮
其身欲使擧其職也臣之尸素不職至於此則雖非
臣之乞免早宜有斥免之擧不知　聖明何惜於臣
而不許其懇辭也卽今人才雖曰不及古昔至於先
進宿望已試儲擬者不爲無人擧以授之俱踰於臣
如臣不勝其任者在所已之臣之區區呼籲誠不但
爲一己之私也伏乞　天地父母更加矜察亟遞臣

兼帶文衡之任以幸公私臣無任悶迫祈懇之至

吏曹判書三告加由後辭免疏 甲辰

伏以臣之請急非爲大政後應文實由於情勢之萬分懇迫而意外 誤恩于告至三臣於此不暇銜感而益增其危厲悶蹙也顧臣鑑識至闇闒冗至狹銓衡之任不待試可已自知其不似前後力辭實出衷赤而 聖明不諒終靳鐫免且緣大政過期職事多曠不敢一向强聒以重其罪戾黽勉冒出誠不獲已是豈臣之本情哉逮當大政昏昏憒憒殆若聾瞽者之擿埴除目一播揣態百出使臣反求猶不敢自恕傍

覲竊笑又何可勝言臣之不堪仍冒於此益夬矣今
臣忝叨未久詿誤未甚如使及此時而許遞則臣身
可免於顚躓 國事不至於僨敗苟或一向冒據不
早斥退上下因循唯姑息之是務則將見罪釁日積
蓄害必至微身固不足惜其如 國事何哉此臣所
以抵死號籲期於必免而後已者也況臣素患風痺
之病已浹數月根柢漸痼劇歇無常近又觸寒添傷
晝夜呻苦委身床席不能轉側尤無强起陳力之望
伏乞 聖慈察臣情勢病勢俱難在職將臣本職兼
帶幷賜遞免不勝幸甚臣無任憂惶祈懇之至

四疏

伏以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情之常也父母之於子顧復恩勤必欲去其疾苦而置之全安之地者亦出於止慈之道也惟我 殿下愛物之仁體下之德曲盡周徧不翅慈母之於赤子舉朝臣庶涵濡 洪造無有不得其所者今臣雖極無似豈不足以備一物之數耶臣以眇然一身壓之以重負嬰之以重病顚踣之期可立以待疾痛之呼在所不已而血辭徒勤天聽愈邈風人所謂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者正爲臣今日道也豈臣誠意膚淺自阻於孔邇 慈覆之

下耶臣小器受大涯分滿溢過福之災自速鬼責已
分爲天之所廢而以　聖明父母之仁亦不賜哀憐
焉則信乎命之窮也撫躬傷悼尚何言哉唯是銓衡
重地非臣養病之坊而瘝曠已久罪戾日增臣之病
勢旣無一分自力之望唯有坐俟誅譴而已在臣身
固可謂極狼狽大窮蹙矣其爲貽害　國事亦豈曰
細故哉玆敢更竭大聲哀籲　宸嚴伏乞　聖明曲
加矜愍亟許遞臣本職及兼帶諸銜以幸公私臣無
任憂惶切迫悚懼祈懇之至

承　嚴旨出郊外辭免兼帶疏

伏以臣於本月初七日在楊州村舍祗奉道臣傳諭
聖旨使之勿辭上來者臣承　命隕越撫躬慚惕
不覺繼之以涕淚也竊念臣奉職無狀孤負　恩私
涯分過濫自速顚覆重觸　天威至承臣子不忍聞
之　教諭其辜犯萬殞難贖退伏郊坰恭竢鈇鉞不
意　聖度天大改罷爲遞不允所辭諭令上來其包
荒納污之德實非負累之臣所敢承當感戴頌祝不
知死所非不欲竭蹶趨　朝復與於薰沐之列而第
臣所蒙罪名非如薄過微眚人臣之大不敬　王法
之所難容當初罷推之　命亦出於曲貸末減則到

令何敢以苟免爲幸而晏然重入脩門厠跡於周行
之末乎不惟臣之私義決知其不可其在 聖朝使
下之道加之以罔赦之罪責之以難冒之任豈不大
有乖於事體亦何以勵臣工而養廉耻哉仍念臣立
朝任職百無寸長然其斷斷一心唯以竭誠奉公
爲圖報萬一之地而不自覺其遽陷於擅用威權之
罪無非臣竊位妨賢貪戀不退平日言行不能見信
於
君父積釁累罪以至於此皆臣自取尚何怨尤
爲今之道唯有盡解職名守分畎畝庶可以少塞前
愆此臣區區自盡於心者終不敢抗顔冒進以益其

罪戾也至於賤疾危苦誠無陳力之望而此則姑有所不暇言也伏乞　聖明諒臣情勢之難强察臣罪狀之難逭亟削臣所帶諸銜仍令刋去　朝籍以戒具僚以安微分不勝幸甚臣無任瞻　天望　聖席藁竢譴之至

再疏

伏以臣有難赦之罪難進之義不惟臣之所自知
聖鑑亦已無不燭而前後陳籲未蒙　恩俞至以從速上來爲　教臣感篆雖切惶惑轉深憯莫知其故也豈　殿下猶以臣之蹤跡爲可以復造　明朝也

耶臣而有可進之勢駕屢尚不可竢何待　聖諭之
再勤哉特以義有所不可而亦有所不敢雖承屢
召斷無冒進之望只使　嚴命終歸於虛辱蓬蓽臣
於此豈不知其僭越違慢而抑亦出於萬萬不獲已
也夫有罪而倖免在其人雖幸在國家則枉法甚矣
況使仍帶華貫責以重任天下豈有是理哉今　殿
下曲貰臣罪雖不欲遽加刑章而誠宜鐫其職名許
其退蟄以終生成之惠爲愚臣之道旣不得歸命司
敗以伏其辜則亦宜釋負投閒循分省愆以圖自新
之路今日事理終不外此設令臣貪榮忘耻冒沒就

列顧其罪累未湔名義先喪不過爲羞當世辱名器之人更將何物以事 殿下 殿下亦將何取於臣哉噫上之使下不以其道而唯爵祿是縻則此特牛維馬縶而已下之事上不以其義而唯榮利是趨則此特蠅營狗苟而已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則其國之不殆也幾矣臣所以竭危悃而不止望脩門而自畫者其意豈專爲一身地哉伏乞 聖明察臣情勢有難强迫諒臣血辭匪出文飾將臣兼帶諸銜亟賜遞免以安微分不勝萬幸臣無任悚懼祈懇之至

辭禮曹判書疏

伏以天下國家之事有不可並施者爵與罪也今臣身負重犯尚帶職名事理違盭蹤跡虩虩區區自處之道不遞不已而辭章屢上　聖俞久閟臣誠狼狽蹙迫方擬更申哀籲不意夢寐之外新　命忽及臣奉　旨以來乍驚乍疑仰感俯愧不覺氷炭之交中也念臣獲戾　聖朝死無所赦而鈇鉞不加　渙渥過隆伏惟　天地之德不可勝量非臣糜粉所能仰報奔奏卒職豈敢少緩第臣情勢實如前後所陳戴罪趨　朝決知其不敢曾所兼帶尚難仍冒則矧茲新　命豈容虛辱夫爵者所以命德而酬功今乃施

之於負罪之身卽有功德何以復加　國家勸懲之
道由臣大壞而愚臣難進之勢到此益甚臣若徒以
誤恩爲幸而不復恤其義理之如何覥然承當若
固有之則其爲縱恣無忌抑有甚焉豈不重爲　淸
朝之羞乎且臣賤疾沈苦奄延數月種種證情雖不
暇殫擧而最是宿患風痺遇暑增劇一身四肢幾廢
運動加以痰火用事眩暈大作合眼囟頭昏倒枕席
綿綿氣息若將垂盡以此病勢雖欲强起就列其路
無由宗伯重任固非閑漫之地而況當嚴最之月屬
司考績比他曹最夥臣旣無冒進之望　朝家又不

文谷集　卷九　疏箚　十二

卽處分則引日瘝曠爲害非細臣之惶悶不但爲私伏乞 聖明諒臣情勢病勢不堪更備驅策將臣新授本職兼帶諸銜亟命鐫遞以便公私千萬幸甚臣無任悚懼祈懇之至

辭兼帶疏

伏以臣頃於夢寐之外謬膺宗伯之除遠降 恩旨諭臣上來榮光所被雖切感戴罪名未除無望趨承封章煩籲猥瀆是懼乃蒙 聖慈旋賜遞改何幸日月之明俯燭螻蟻之懇拜稽攢頌誠不知所以仰報也第念臣之退伏已涉數月而兼帶諸銜尚在身

上以罔赦之負犯又添瘝曠之罪以難進之情勢重
嬰危苦之疾辭竭意殫而猶未能得請理窮勢迫而
終不敢冒進臣之蹤跡亦孔之艱矣今臣自處之道
唯有坐竢　嚴誅之加以安臣心以伸　國法而已
他復何望哉且臣竊聞今夏各司殿最因臣在外而
未行者非一夫考績黜陟　國之重典以臣之故廢
閣至此臣之就列既無其期一向淹延爲害益甚臣
心悚蹙固不暇言而　朝家設職豈臣虛帶之資哉
伏乞　聖明更加諒察亟允所辭諸任以幸公私臣
無任危迫祈懇之至

辭北道試官疏

伏以臣於日者謹具一疏復申前懇纔因縣道投呈
俄接邸報北路試官之 命猥及臣身顧臣負罪至
大蒙 恩過隆舊帶未解新 簡特加滌瑕蕩垢復
備使令臣誠感激 鴻私無階報答赴湯蹈火亦所
甘心況兹銜委一方在臣則榮豈不知聞 命卽趨
分義當然而第念 朝廷特遣重臣試取文武兼採
民瘼盖出於慰悅北人之地則其任可謂不輕而重
矣如臣敗官僨事身負重犯者遽越人望濫充是選
不惟臣之畏義揣分不敢承當抑亦遠人聞之必將

疑
朝廷之無人而見臣之至無不指點而嗤唾則
欲以慰悅反取笑侮其爲辱 王命而損 國體豈
細故哉噫燥濕遠近惟命是從者自是臣子之職分
臣雖頑蠢無狀亦不至全昧斯義何敢一毫憚勞圖
爲辭避之計哉唯是罪累之蹤决難冒承重任不得
不披露情實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慈俯察
由中之懇亟命改臣試官之任仍將臣兼帶諸銜併
賜鐫免俾臣投閒省愆隨分畢命以終生成之惠不
勝萬幸臣無任徊徨踧踖恐懼祈祝之至

在北路辭吏曹判書疏

伏以臣得接邸報九月十二日政以臣除授吏曹判
書者臣誠驚惑震駴久而靡定不惟臣之私悃萬分
危迫竊惜 朝家舉措之顚倒至此也臣曾於夏初
待罪銓席奉職無狀自速 威譴所蒙罪名有非人
臣所敢聞者至今思之毛骨竦然雖荷 天地寬大
之德得逭刑章自念負累之身斷不可復齒周行以
重其罪戾只有釋免仕籍退伏畎畝庶可以少贖前
愆區區瀝血之懇前後殫竭而誠未格 天竟阻
恩命繼有北路掌試之 命分義所迫黽勉趨 朝
旋又北來以至于今淸班重任仍帶如舊終歸於去

就無據心跡大違一念慚懼實未嘗頃刻自安豈料夢寐之外又有此　謬恩也顧臣罔赦之罪猶在身上其難進之義不安之勢雖在他職猶然況臣纔以此職獲罪罪名未除而復授其職求諸事理安有若是其乖舛乎假使臣不顧名義冒沒承當譬如敗軍之將難以語勇其躬尚患不閱更何所執以之進退人物以之鎮服輿情乎臣之一身顛沛固不足言竊恐駭四方之瞻聆來後世之譏議非細故也臣量義度分終無冒據之理而若待還　朝陳懇勢將淹延時月分外職名决不可一日虛帶玆敢封章仰籲以

冀早處伏乞 聖明深念 國家事體俯察微臣情勢將臣新授職名亟許鐫改公私不勝萬幸臣無任憂惶悶蹙屏營祈懇之至

辭吏曹判書兼陳北路弊瘼疏

伏以臣歸自北路賤疾猝發冒昧控辭未蒙 恩遞荐遭喪慘病勢添苦沈綿床蓐已踰半月頓無起身供職之望連章申懇見阻政院公私狼狽悶蹙罔措不意玆者 召牌忽降分義所在不得不忍死趨命而第臣所患諸證出於積傷榮衛大虛冷汗不止痰火交升咳喘無節今朝入 闕之際重爲風寒所

傷渾身戰掉頭疼大作呼吸急促精神昏眩扶曳歸
家殆不省事顧臣情勢之難冒初不止於疾病而今
則疾病之危苦又至於此銓衡首席豈可曠以時月
爲臣養病之坊乎伏乞　天地父母曲垂矜諒將臣
本職兼帶併許遞免不勝幸甚仍念臣銜委北路咨
訪民瘼沿途所聞槩已條列書啓矣但　朝廷於北
路之事非不常加軫念而惟其道里踔遠聞見未逮
其於軍民之疾苦邊圉之疎虞猶有所未盡審察者
其勢然也臣旣身履其地目覩其形勢則此諸遙度
懸揣不無一得之見歸　朝之後敷奏　前席以備

廈氈之規畫者固臣職分之所不可已而犬馬之疾久而未瘳未由致身於　殿陛之間私心耿耿罪悚靡寧玆敢略陳其一二唯　聖明之財擇焉臣竊惟咸鏡一道本高句麗舊地後爲敵人所有雖以王太祖統合三韓之威只以鐵嶺爲界及至睿宗遣尹瓘吳延寵等逐虜開邊遂置九城然旋得旋失淪爲腥膻之域洪惟我　太祖大王天縱神武孕　四王積德之後龍興朔方奄有大東拓地至豆滿江此實三韓以來所未有之盛業而億萬年王跡肇基之地也亦惟我　世宗大王志存繼述思闢土疆用金宗瑞

爲都節制使建置六鎭當時朝議多有沮撓之者而
世宗斷自睿筭力主不回經營設施靡不用極築
城列堡鍊兵甲峙糧餉至徙南界良戶以實之其區
畫之密功力之勤蓋可想矣自是以後 列聖相承
未嘗不留意北顧撫綏制置別於他道常以大臣兼
都體察使如皇甫仁申叔舟韓明澮輩承 命北巡
非止一再至於相臣黃喜以七十之年巡歷窮荒無
遠不到 祖宗所重之意亦可見矣中葉以降此事
雖廢方伯閫帥必擇文武有威望者以委重焉又頻
遣繡衣巡按焉廉察焉又別置巡邊使於北道寄以

邊事有若 宣祖朝鄭彦信爲廵邊使留鎭北道至
於七年之久是以邊民疾苦無不導達於上 朝廷
德意得以宣布於下列郡諸鎭有所憚而不敢自恣
其爲利益豈淺鮮哉邇來數十餘年時勢大異北路
一域便爲無事之地方伯則爲文臣養閒之所唯以
游讌聲伎爲事閫帥則爲武弁肥己之資唯以侵漁
剥割爲能玩愒恬嬉至于今日而極矣民愁兵怨散
而之四武備邊防付之相忘百爲蕩然莫可收拾以
咫尺待變之地無一分可恃之勢難言之憂愚智所
同睨有土崩瓦解之患臣恐鐵嶺以北非 國家之

所有也思之至此可爲心寒苟能及今有以大變通則北路猶可保也不然臣恐日後之悔亦無及也北路之事所可變通者固非一端若論其受病之源則最是六鎭之絶遠而 王化之未及也民情之未達也六鎭諸邑之去咸興遠則半月程近亦十餘日程間以三大嶺嚴冬積雪往往塞路行旅累日不通六鎭之民望營門如弱水雖有難堪之弊至痛之情其何能踰越險阻控訴於千餘里之外乎方伯之巡到六鎭歲不過一巡邊情民瘼何由周知貪官汚吏縱暴之状亦何由盡察乎北兵使則自以治民非其任

視民生之困苦不翅若越人之於秦瘠邈不相關而
多以非理不法之事侵督列邑列邑守宰怵於壓近
之威令不暇遠稟於方伯知其非理不法而黽勉奉
承其間民生之受害何可勝紀試以臣所聞一事言
之營屬給復之規曾在　先朝因道臣啓聞停罷已
久而近年爲兵使者公然行文列邑督迫責定　朝
命旣頒直廢閣不遵人臣分義藩帥事體豈容乃爾
此皆營門絶遠無所畏憚而然也大凡人情非有素
守之介潔學力之剛制則見利能思義獨居不放心
者幾希彼邊帥守宰豈皆貪墨之人哉由其僻處一

偶彈壓無人其心易於放縱心苟一放何所不至方伯之號令遠隔繡衣之廉察久斷此輩之自恣無怪其然也其間亦豈無彼善於此者而襲謬效尤恬不知非循蹈前跡視若當然終未免同歸一轍如非大段更張恐無以痛革此習也且 國家所以畀邊閫於武臣者專爲治兵扞圉之才武勝於文也以今觀之軍卒技藝太半抛棄而未見訓鍊之益城池器械日就頹廢而莫有修舉之效烏在其重武臣之意也臣竊聞故事 祖宗朝北兵使多以秩高文臣差遣如 世祖朝名相許琮再爲北兵使征討尼卞車直

擣其巢穴　成宗朝重臣鄭蘭宗纔遞本道方伯旋授北兵使築穩城長城四十里方略籌畫至今流傳固邊禦侮之才可見其不係於文武也卽今人才眇然雖難望得人如古昔而若以廉謹有才望者擇授其任則猶可以少洗饕虐之風大慰邊人之望矣臣聞之北路近來以文官而爲北兵使者在他道未必有尤異之績而北路之人稱頌其善政頗有追思之意前後武弁之爲此任者亦豈無瑜瑕羶馨之别而寥寥乎無稱焉其必有所以然者矣槩聞邊帥侵漁之習不專出於自肥多歸巨室之苞苴飛書徵索無

物不有竭力應副唯恐或後分定各堡害及士卒剥
膚椎髓有不暇恤以致愁歎朋興流散相繼言之至
此誠可痛心如使此說非出於孟浪豈非 清朝搢
紳之羞乎臣又得之掌故 世祖朝討平李施愛遂
分咸吉道爲南北道以觀察使魚世恭移拜北道觀
察使雖未知以何故還罷於何時而當初分道之意
豈不以邊郡絶遠 王化未及而然也臣之愚意北
路之事如不欲變通則已如欲變通則有三策焉分
置北道觀察使仍兼北兵使此若不便則以文臣爲
北兵使兼巡邊使委以軍民之政畀以黜陟之權此

亦不便則設巡察使行營於城津鎭如北兵使冬月入駐鍾城行營之例則民情不至於阻滯郡邑自有所嚴憚而北路第一急務恐無過於此也竊聞 仁祖朝道臣有以設行營於城津爲請者而 朝廷以時屈寢其議云盖城津關防之險甲於北方實是緩急必守之地今若增築城池以爲方伯留鎭之所常時則通六鎭之節制有事則扼一路之襟喉豈非計之善者乎但方伯勢不可長留行營旣還本營則北道之絕遠號令之難及又復如前此實難便之端臣意別設巡察使從事官或擇差都事使之常常留駐

於此以時巡歷六鎮凡係邊情民瘼與守令邊將之治行隨所採訪轉報方伯小者劃即裁施大者驛聞禀處豈不大有益也臣非不知邊上忩革有難輕議亦非敢謂臣之所陳必皆中窾而只是目擊北路形勢終不可膠守無變區區瞽見不敢隱嘿 朝廷如不以臣言爲迂則擇於三者而行之如其不可則於臣所陳之外另講長策隨宜善變尤豈非大幸乎至於頻遣御史巡按邊防廉察列邑亦不可已也臣於書啓中以六鎮守令輪差文官爲請而第念前此文官之任邊邑者不荒于酒色必遺棄職事若是則徒

取笑侮難望彈壓如此之類宜令方伯御史按劾編配於本邑以杜規避之習也且臣竊念北方士馬之勁悍從古所稱而今則武藝之生疎莫甚名編行伍而不解破的者頗多職居將校而不曉坐作者皆是至於戎裝之疲弊戰馬之羸弱未滿隣國之一笑平居若此況望得力於危亂乎盖緣 朝家無別操勸奬之道各營無著實鍊習之舉日就懈弛以至於此如六鎭武士輩不無好身手善騎射者而飢寒所迫百役所侵救死尚不贍奚暇備器械習技藝哉且上京赴舉其勢至難每於大比之科得初試則便止以

此六鎭各邑出身者絶少如將官之任皆以閒良塡差其爲苟簡固不足言而健兒敎夫往往有飮恨而終身者誠可嘆惜令番别科大爲聳動之擧而然此非常行可繼之道臣意自今本道邊將取才之人南道則依前規調差邊將而北道則自 朝家頒降規矩令監司兵使會同試取逐年啓聞以其優等者特許 賜第則雖無别設之科可以繼得武才而亦可以慰悅遠人爲他日緩急之用矣各邑軍器其數雖多半爲無用之物破弓朽箭觸手輒折每於點閱之際慮其修改之難輕輕摩拭猶恐或傷有同戲玩之

具以此器械何敵可禦然此不獨守令輩抛棄之過也大抵本道如弓角箭竹魚膠等物皆非土産而各邑物力凋敝官需艱乏日用供給亦患難繼有何餘力可以措手及他乎自　朝家不可無別樣顧濟之舉而至於箭竹等物年例入送之外亦宜增加其數以資其用也北人生理衣食俱艱而得衣之路爲尤艱漚麻績布盡輸公家而卒歲掩體只是皮革貧殘之人皮亦難辦絶塞苦寒得免凍死者鮮矣豈非愍惻之甚者乎至於軍保之輩身役最重寒苦尤甚常時不免飢凍而臨急責以戰鬪欲望其親上死長不

亦難乎頃因道臣啓請特給五十同綿布北民之蒙惠大矣然此不過救急於一時終不如垂惠於永久臣意仍令定爲恒式逐年分給於監營及南北兵營用爲試才之賞其中尤甚貧寒者別爲特給則挾纊之澤可以普被遐荒而未必無補於激勸之道矣北路良戶鮮少軍役煩夥搜丁充額比他道尤難而各營抄定閒丁稱爲營屬人各給保厥數甚多徵斂百物許除其役萃入許多良民無他實用而只充營門之私人事極無謂不可不一併革罷移塡軍額之闕也驛吏之役最歇且便故叛主避役之徒無不鑽入

於此一驛所籍殆以萬數自中所謂已經吏房之任者終身閒臥無所事事而旣給雇工又給率丁又復其田戶其視身兼數役窮不聊生者勞逸相懸同是一道之民豈容不均如此也本道雇工之法流來已久　祖宗定制意必有在而行之至今其弊日甚作爲奴僕傳之子孫至有私相買賣以起爭訟者侵虐役使無復人理雇工之苦有不忍言今雖不能一一盡罷至如驛吏閒遊之輩决不可諉以舊規而仍存也刷還之政非不申嚴而北路民戶在在空虛數千里關嶺之間田野荒蕪人烟蕭瑟罕見有數家成村

者若値不虞之變雖有城池壁壘將誰與守也夫避苦趨樂人之常情寒不得衣飢不得食則雖慈父不能保其子今國中生理之薄未有甚於北路則之東之西豈其本情旋刷旋失整頓無期其故不難知也自古安集流逋之道必以懷綏勞來爲本則恐不可徒事乎督刷也且 祖宗朝爲慮北路空虛屢徙三南豪右以實邊邑而近來罪人之投北者亦少南民劄移之規今雖難於猝復全家定配之人不可不盡徙北路以存實邊之意也各邑官需本來苟簡專賴耗穀以資其用而一自被奪常平廳之後用度倍艱

殆不成官家模樣巧作名目徵歛民間甚至皮穀之
耗以米代捧輪定官屬稱以貿易廉給其直什倍責
徵或稱除役停其一年使喚如月課軍器等物勒定
備納冗瑣之事不一而足雖使廉吏當官非此則無
以需用不得不強而行之至於濫猾之輩貪緣營私
無所不至致有號怨流散之患彼官屬亦一 王民
豈非可哀者乎推究其源皆由於官需不足之致如
欲痛抑此弊必須添給耗穀或令收捧良結使官需
有裕而後可也臣竊見北方人心愚蠢椎朴不知法
律之可畏禮義之可貴猶有漠北之遺風欲以德教

化之則非時月可幾欲嚴刑峻法以齊之則民無恒
產靡有顧戀小而離散大而反側調娛撫馭實難適
宜前朝趙暉之亂壬辰土賊之變亦可鑑已爲今之
道唯有厚其衣食之源絕其誅求之路輕徭薄賦祛
弊施惠常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則恩信周洽聲教
漸染德意所被人情自感彼至愚而神之民亦豈無
向上效死之心耶北路風習固多鄙悖而十室之邑
或有節行之特異者則不可不特加表章以厲汚俗
以臣所聞如永興私奴萬金之爲主斷指得回其生
定平校生李湜之善事繼母誠孝出天端川官婢一

善之爲夫守節失死無貳此皆古今卓絕之行而出於遐荒微賤之流豈非尤可異也如此之類宜令該曹首施旌表之典而此外亦令道臣廣加訪問啓聞褒賞則使民觀感興起豈不有補於風化也嗚呼歷代帝王莫不以肇基之地爲重如漢之於豐沛唐之於晉陽是已況我　朝之於北方經營恢拓百倍其功不但豐沛晉陽之比則一土一民無非可惜而不可棄也始焉　祖宗勤苦以得之終焉子孫怠忽以失之則其可謂肯構肯穫而能承前烈乎惟在　聖上加之睿思參以廟謨凡所變通施措夬斷而力行

要以紓民力結民心爲先無墜我　祖宗之基業也
卽今邊鄙無警時勢異昔體察之任雖難容易復設
而特定大臣中一人專管北路之事事無大小一以
委之如向來大臣主管江都之例庶機務便否民生
利病悉令籌度而行之則必有著實之效矣臣之書
啓所陳內奴貢布一款中利城則例捧五升布今雖
有濫捧細布之弊至與各邑應捧細布之類混稱則
未免失實且於細布變通之道以兩人幷定一匹爲
請矣繼聞其詳則細布之貢自內司分定匹數於各
邑又分奴婢爲三等一等則納細布八升一匹五升

布一匹二等則納七升布一匹六升布一匹三等則納五升布二匹故各邑見行之式今年納五升二匹者明年幷定二三人備納細布而幷定者所納之五升則分徵於去年之納細布者其實已有自中分定之事矣今若只許二人幷定恐不得爲實惠也然若諉以本道已有區處而自 朝家不復別様變通則雖以數人幷定實無一人一年蠲免之事且其所謂五升六升七升等布因該司點退升品漸加殆與細布無別內奴輩怨苦專在於此此不可不念也請令廟堂更加商確稟處不勝幸甚臣於奏啓之事非不

致謹而疎漏錯謬乃至於此惶懼竢罪無地自容目今星文示警舉國危懼 聖旨惻怛求助甚切如臣無狀識慮淺短雖切憂愛之私莫效絲毫之補中宵仰屋感慨徒積敢以聞見於北路者爲芹曝之獻倘蒙 聖明留神採納不以人廢言則未必不爲弭災之一助也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吏曹判書三告加由後辭免疏

伏以臣力不任重病不任劇血誠蘄免非爲大政後例讓而不意 恩由再加 牌召繼降分義所在黽勉趨詣又因同僚頒啓旋叅政席心計謬戾蹤跡狼

狽惶愧踧踖靡所容措仍念臣匪據竊位所在瘝官前無可紀之效後有難貰之罪而一歲之中再長銓衡　恩隆責重無階仰報豈不欲懲前毖後洗心惕慮以仰副　聖眷之萬一而其如識譾才短觸事憒憒登明選公固非敢望而循資塡闕猶且不能每遇一窠艱窘難狀百回閱案屢擬屢改移東補西罅漏隨生心知不稱而强爲苟充自顧猶且縮恧傍觀寧不駭笑是以一有除拜衆口紛紜上自廟堂下至街巷指摘訾詆靡所不至臣方救過恐不贍他尚何論哉才難之嘆雖曰莫甚於今日以堂堂千里之國豈

無人才可以需一世之用也顯由如臣無狀猥掌政柄闇於鑑別昡於取舍以致仕路不闢賢俊不登漸至乖亂之地銓衡政本而本亂如此則 國事可推而知如使識者言之豈不爲之寒心乎近來中外應旨之章無不專攻政官如使臣奉職用人無有可議則人雖欲曲加侵詆亦何得焉臣非不知陳情乞退早避賢路而煩擾是懼隱忍至今其爲損 國體而喪廉隅固已多矣況臣纔經遠役荐罹慘戚積傷成病證根危痼屢月咳喘之餘轉成腋脇之痛頑痰凝結若橫鋒刃轉側呼吸之間牽痛難忍觸寒奔走

輾轉添苦此非朝夕偶發之證實無時月可瘳之望臣之不堪陳力於此益決矣伏乞 聖慈俯察臣情勢病勢將臣本職兼帶並賜遞免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悚懼祈懇之至

元朝劄 乙巳

伏以聖人法天自强不息王者順時體元建極斯須有間是爲自畫不進則退其幾可忽惟我 聖明嗣大曆服無疆惟休亦無疆恤率德罔愆求治如渴
祖宗遺大黎庶望切庶幾丕變增光前烈一年二年治效何邈因循荏苒歲已六閱式至于今日就骫危

王綱陵夷庶事乖裂非不恤良民怨咨集非不敬
天天怒孔赫彗孛未殄金星繼出羣情胥懼禍機難
測對越之誠久而或輟消弭之策文也非實遭此變
異無大振作天命靡常後悔曷及興言至此可爲氣
塞仰惟 聖心寧不惕若矧今歲改寒盡春發三陽
坱圠萬品昭晰舍舊圖新亶在今日伏願 聖明念
茲時克仁心之擴如物斯茁治道之運如丰斯幹過
去私欲如氷融液策勵羣工如雷震蟄化如時雨一
洗汚俗澤如煦陽遍敷寒谷有尤必悔有過必革日
新又新與天合德災可爲祥禍可轉福堯舜可踵宣

光可軼吾東基業可綿千億嗚呼大寶難持良時易失天位雖崇不敬則塌國步雖長不愼則蹶一日萬幾寧容自逸精神所到造化可奪祈天永命亦在人力毋諉氣數要盡 衮職否極而泰復生於剝一理循環無往不復聖啓於憂邦興於厄回亂爲治自今可卜臣在 先朝忝長 經幄適當三元冒進一得

先王不鄙優批嘉納援古衛武九十抑抑奮厲之志卓越往辟盛業未究遺恨無極臣每莊誦有淚盈臆寔在 殿下善繼善述 先王所勗爲 殿下祝觀時撫事感今愴昔茲貢芻蕘妄效芹曝言雖淺淺

意則璽璽伏願 殿下少賜財擇

答曰省覽箚辭誠誨之意愛君之誠溢於言表予雖不敏可不留心而服膺焉

辭吏曹判書兼陳所懷疏

伏以臣於去冬還自北路旋得寒疾數月沈綿積傷所發源委深痼大勢雖歇眞元未復而迫於職事強起隨行少觸風冷輒復感傷咳喘不止痰火凝結轉成脹脇之痛發作無常黽勉趨走呻痛居半殆無一日全安之時此實僚寀之所共知也頃直摠府患寒又劇彌留不汗已浹旬日昨暮公退忽覺渾身戰掉精神昏眩頃刻之間寒熱異候頭疼大作達宵叫苦

賓廳之坐　起居之班俱不得進參悚懼竢罪靡所自容且臣再叨銓席百無報效觸事憒憒譏刺四集不職速謗理所必至而久據不退責將誰執臣之瘝官累政之失固難一二數而至於掌誥之選大臣皆其太繁承宣之擬物議咎其謬舉舉此兩端他可推矣目今人才眇然朝論靡定收拾保合責在銓衡而如臣庸闒久妨賢路自反猶愧人謂斯何爲今之道必須先去愚臣回授可堪之人然後官方可正公道可恢而庶無以杙代楹之誚矣伏乞　聖慈俯察臣之情勢病勢俱難仍冒將臣本職兼帶亟賜鐫免以

便公私不勝幸甚仍竊伏念臣有區區所懷思欲畢露於 前席而不幸病阻登對仍將屛伏不得不一言而退也臣之無狀固不足以備 朝廷之任使而 朝廷不以臣爲無狀旣充任使則爲臣之道唯當悉陳聞見罄竭一得以副 朝廷詢咨之盛意若其迂踈之議僭妄之罪有不暇顧也北路良瘼臣旣條列書啓而至其大段更張之事則有不可以書啓盡之者故繼進一疏冐申愚見而推究北路弊源皆由於營門絶遠 王化未及疾苦之良靡所控訴貪汚之吏無所畏憚故臣疏主意亦專在此開列三欵以

竢　裁處矣及其啓下備局之後臣得聞末議則南北監司之分與城津行營之設廟堂之意皆有所持難而至於以文官差北兵使仍兼巡邊使則謂之甚便而可行商確已定矣及至　榻前覆議之際臣適病伏不得入侍忽聞成筭中變只以文武交差爲定規廟謨深遠固非臣迷闇之見所能及而第臣之所未曉者臣之以北兵使差遣文官爲請者不專爲其彈壓而已也欲以畀黜陟之權兼牧禦之任此決非武臣所可堪故也廟議若以文臣之差北帥大有所不可而靳固焉則亦須依臣所陳就其三欵之外另

講他策以為變通之地可也今乃泛以文武交差議定而至於營門絶遠民情阻滯之弊則不復舉論烏在其變通之意哉夫邊帥之除或文或武交薦迭差自在於一時廟堂之取舍何必到今剏立新制而後可為哉且臣竊聞廟議之不欲以北帥定為文窠者盖慮武備之疎虞云慮之誠是也但前此為北帥者孰非武臣而武備之疎虞何至於今日之甚也此尤臣之所未曉也人才不係於文武固是通行之常論而以臣所聞於北路者言之則極擇之武弁或不如常調之文官至於地望輕重文武自别如欲使之專

制一面黜陟守宰則決知其武不如文也臣之愚見蓋出於此非敢强爲臆度之說有所彼此於其間而語難之流視若一大異事其亦異矣噫北路之事言之慘矣民生蕩析邊圉空虛隱憂所在可爲氣塞爲今急務必須絕其誅求之習盡其撫綏之道使 王化無阻民情無滯然後庶可固結人心爲他日得力之本而除戎器鍊武藝特其措置中一事耳以今之勢無變今之規模則臣恐北路之事無復可爲也伏願 殿下將臣瞽說更加 睿思如不以爲謬妄則斷自 宸衷快降指揮不但爲微臣之幸也且臣竊

見北路民慾莫甚於內奴之偏苦而幸蒙 聖慈曲
賜寬減爲惠亦已大矣但內奴輩呼冤之端專在於
該司之操縱侵虐日以益甚殆不勝其苦臣於書啓
備論其弊請令該曹收捧移送者亦以此也今者只
改其貢布升品而至於該司濫徵之弊則終未有所
處臣竊惑焉貢布升品今雖差減該司此弊苟不痛
革則內奴怨苦將無時可祛而今日所減之升品未
必不如前漸加也噫 朝廷於北路之事誠欲大有
爲則雖有難於此者民慾所在亦宜不憚更改况此
事有何所難而終莫之變通一任狐鼠之自恣重失

遐諐之顯望乎臣不勝其慨惜也伏惟 殿下恕其煩複而併賜財幸焉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辭職兼陳洪萬容拿問事疏

伏以臣痼疾在身無望陳力銓注失宜厚招官謗露章乞遞實出至懇而 聖批不準俾速察職臣誠惶感狼狽罔措顧臣難冒之勢旣如前疏所陳且臣於本曹佐郎洪萬容拿問之事亦有所不敢自安者何敢隱嘿不暴於 君父之前以爲俾免罪責之地哉曾於大政差出承宣之日臣與同僚議定以李墳沈榥李星徵三人新通擬望同僚又言金素以屢經承

宣之人久不擬望此亦似當還擬云臣以爲其久不擬望必有所以不可不審處同僚又以別無他端爲言乃於加望　命下之後相議備擬矣逮至李𡌴被彈之後外議多咎政曹而繼聞金素之久塞復通亦有人言云臣之辭疏中所謂承宣之擬物議咎其謬擧云者蓋以此也厥後叅判李尙眞自政廳送簡于臣以爲承宣之望被彈者外亦有物議所指則欲趂今政改之云臣答以久塞復通之人亦有人言而未及詳其曲折須加聞見量處云則同僚以姑待日後商確之意更通臣以謹悉答送矣又於後政同僚送

簡以爲曾所云云之人他僚亦有惜之之意欲待長官出仕後議定而郎官牢塞不已獨政刪去難便何以處之云臣以僚議不一則更商無妨而郎官之牢塞必有所聞而然雖是獨政亦不可强拂爲答槩臣之意以同僚愼重意非不好而郎官此論出於物議則物議所在終難抑遏故也洪萬容之終始爭執亦豈出於一己之私見哉適因臣疏辭聞有物議又見臣簡通中語意如此不欲苟循前套其意斷然無他而　天怒遽震至命下吏臣於此安得晏然而已乎銓郎爲任淸論所歸　國家遴揀亦異庶官凡於大

小注擬之際苟有不協公議則郎官之所持難堂上亦不得强擬自是流來體例此非爲重郎官之言實出於重公議之道也夫爲銓官者未必皆賢其所注擬未必盡公若以爲堂上之所注擬郎官何敢沮塞而使不得容喙於其間則烏在其設官叅佐之意哉年少新進之人設有過激之擧原其本情只欲存故例循公議而今若過疑而深罪則一郎官之被譴雖不足惜其爲日後無窮之弊可勝言哉當初更擬金素於承宣者臣也而物議之發旣由於此簡通往復之際謂不可强拂郎官之意者臣也而郎官之爭執

亦由於此推究其本罪實在臣緣臣涖措不慎致令
下官抵罪壞政體而啓後弊亦將自臣身始臣罪至
此益無所逃伏乞 聖明察臣危懇亟先鐫免臣職
以重銓選以安微分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懍屏營之
至

再疏

伏以臣昨伏見本曹叅判李尚眞疏本語意所存實
有非臣所料不勝瞿然之至臣於此事唯當反躬自
訟不宜呶呶爭辨重傷事體而然其首尾曲折亦不
得不畢陳也金素承宣之擬無論當否旣致人言同

僚以此簡問於臣臣亦有所云云則郎官之沮塞斷
非出於私意而政廳之啓泛以不合其意爲辭郎官
終至以此被拿則臣之不敢自安略暴實狀夫豈得
已哉至於疏中所引簡通之辭只擧大意意實無他
而今者同僚之疏至謂非盡實狀臣誠反求而不得
若其文字之間自不能無詳略之殊以此爲咎臣固
甘心臣以無狀待罪政曹前後最久其在郎署之日
閱官長多矣伊時官長擧皆老成重望之人而每於
注除之際臣或住筆持難則即寢其擬不待臣言之
再矣是豈欲使臣必行已志而俯首聽命於臣乎大

凡銓席之事堂上之所欲擬郎官持之則不敢强焉郎官之所先發堂上沮之則亦不敢强焉或有僚議僉同而一人崖異則不得不勉從其從違之間豈有所輕重彼此而然哉盖以用人之道至難至重少有人言在所審愼故也今者同僚以臣簡逼所答謂之輕僚議而重郎官事涉不思云臣之本意只以郎官所執出於物議則物議所在有難强拂云爾曷嘗有意於重郎官而輕同僚哉且同僚之意若以爲郎官之論不足取重臣之所答涉於不思而有難依施則初何必遞簡相問哉假令臣出仕面論臣之謬見亦

不過如斯則又何必待臣不思之言而定之哉此實
臣之所未曉也然此皆臣之罪也臣之平日言行不
足見信於同朝以致僚寀之間誠意未孚因一微事
輾轉疑阻由臣自取尚何尤人傳曰不信乎朋友不
獲乎上矣安有見疑於僚友如此而可能取信於
君父者乎臣之一身廉隅固不足恤而實有關於
朝廷事體則臣之不可靦然在職於此益決矣加以
宿病添劇無計奔走呈單見却方切悶蹙不意 召
牌再降促令開政分義所在不得不趨詣而其爲沒
廉喪耻可謂大矣况臣伏聞昨日 榻前大臣又以

知製　教之廣抄與濟州判官不擇差之失論斥甚
峻云臣誠驚悚靡所自容臣徒貪榮寵久妨賢路不
能力辭勇退以致觸事生疣此亦臣之罪也臣之見
疑於同僚旣如彼見非於大臣又如此豈容一刻苟
冒以重其罪戾乎伏乞　聖慈曲賜憐察將臣本職
兼帶亟賜鐫罷仍論臣罪以安愚分不勝幸甚臣無
任惶隕竢罪之至

吏曹判書三告加由後乞遞劄

伏以臣自前月初重患暑感轉成泄痢證出積傷久
而彌甚雖形殼僅支而真元暗鑠日就沈痼之域只

以大政當前不敢告病忍死奔走自同無疾之人同朝之間亦或有未相悉者 聖明何得以下燭實狀也臣之即今諸證雖不敢臚列以恩 宸聽而最是胃氣大傷飮啜全廢一粒之入旋即嘔逆勺水之吞亦不順下腸肚枵然四體澌薾委身床席生意殆盡雖蒙三度 賜告之恩頓無一分强起之勢臣身狼狽固不足恤職事瘝曠豈非可悶世常以二大政爲銓官應遞之期臣之前後此任已經三大政矣近來秉銓未有如臣之久者妨賢尸祿汔可休矣況今加之以疾病臣雖欲貪戀仍冒其路無由 聖明亦將

何所用而斬遞乎且頃日繕工奉事之望誤換下批昏錯甚矣臣忝在首席尤難免其責而方在請急之中不得與同僚一時自列臣誠悚懼益無所容伏乞 聖慈俯垂矜察將臣本職兼帶一併遞免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悶迫祈懇之至

辭輔養官疏

伏以頃於 前席特詢大臣設置 元子輔養官大臣承 命揀選以啓而臣名亦厠其中臣猝然當之駭惑罔措卽擬陳暴情實冀蒙 反汗而惶猥不敢泯嘿而退危厲戰悸彌日靡定臣竊伏念 國家今

日急務莫先於輔翼　儲嗣而惟其輔翼之道又必在於得人誠以得人與否而保傅之得失可占也況罔不在初古聖有訓　元子之接外朝臣僚將自此伊始則尤宜另加愼簡以資養正之德彼碩德儒賢固是輿望所歸無以加矣至於卿列諸臣可膺是任者亦豈無其人而乃使臣之眇末混竽續貂以駭中外之瞻聆乎不唯在臣私分決難覥然承當竊惜

聖朝有此謬擧也今臣來詣政席不敢循例啓下亦不可以臣之故致稽　成命臣於此一倍悚蹙不得不冒死仰籲伏乞　聖明察臣血辭匪出飾讓亟收

新差輔養官之命以安微分不勝萬幸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再疏

伏以輔養官重任決非如臣薄劣所敢承當露章乞免實出血懇而 聖批不準反賜奬諭此又豈臣之所敢當者哉怵惕周章誠不知措躬之所也仰惟元子年歲漸長器宇日就舉國臣民無不延頸拭目爭欲一瞻岐嶷之表此實大小人心之所同然况以臣之無狀獲忝昵侍則於臣至榮亦臣至願臣獨何心敢有辭避之計哉惟其名號至重責任至大斷無

一分稱塞之望則終必至於上辱　簡寄下速罪戾臣雖欲冒沒承　命有不可得也臣嘗聞之故事祖宗朝爲是任者無非賢德耆喆極一時之選今日人才雖不能比並隆古　朝家遴揀宜先取老成宿望而乃使藐然蒙騃之臣濫齒其列豈非大有乖於國體乎臣自聞是　命慚悖日深反覆自量久益難安玆敢不避煩擾之誅更竭危迫之懇伏乞　聖明曲加諒察亟收新差輔養官之命以安微分不勝幸甚臣無任戰灼祈祝之至

辭職疏

伏以臣才疎識闇年少驟進才疎故觸事齟齬識闇
故料事顛錯年少驟進故不能嫺習文法是以到底
繆盭動輒得咎今此妄作之罪特其一緒之著耳繩
以常典合伏重譴而　聖上曲加寬貸諫臣薄施推
勘妄作倖免雖曰小人之幸然臣慚悸之私殆有甚
於獲罪之爲可安於心也臣之從前得荷　天覆之
仁亦已多矣今若幸其免罪仍復叨冒事事妄作誤
而又誤則　聖明將不可每每曲貸而公議至嚴亦
豈肯饒臣哉臣固知臺勘有律無煩臣之私籲而問
備奏當之際自至稽延顧臣所忝職務不容暫曠伏

乞 聖慈察臣情犯將臣本職兼帶併行鐫削仍正
臣罪俾不至重誤 國事不勝萬幸臣無任席藁危
怖之至

文谷集卷之九

御公文

四